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詩經通義卷十

吳江朱鶴齡撰

蕩之什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

音壁

疾威上帝其命多辟

音辟

天生烝

民其命匪諶

音忱

○此與帝命不時句法相類言天命宜非可信者乎

靡不有初鮮

克有終

讀諸深反

○言有初鮮終特人之所為天非有私好惡也

○文王曰咨咨女

音汝殷商曾是彊禦

傳彊禦彊

梁禦善也

曾是掊

音抔

克

陳陸源曰釋

文掊聚斂也

毛傳克好勝人也王氏曰掊斂好勝之人得之集傳解為聚斂之臣恐遺克義漢書序傳顏師古注云掊克好

聚斂克害人也似謂聚斂正是克害朱子蓋用顏說愚按廣韻云克通作剋故訓聚斂侵害曰搃剋集傳殆本

此曾是在位曾是在服

讀如白○何楷曰曾是者怪詭之辭上二曾是言何乃有此人

下二曾是言何乃用此人也

天降滔

慢傳滔慢也

德女

音汝

興是力

嚴緝君子小人之生

皆有天焉將治則生君子將亂則生小人天降滔德是將亂生小人然亂世未嘗無君子也厲王之世天非獨生榮夷衛巫凡伯召穆之徒皆在焉○文王曰咨咨女殷時小人則盡力興起之使競于惡耳

商而秉義類

汝當用善人

彊禦多慙

音隊

流言以對

輔氏曰暴虐多怨之

人懼禍之及也採取流浪不根之言以應對乎上而自掩其惡顧夷武曰彊禦之臣其心多所慙疾獨窺人主之情深居禁中而好聞外事則假流言以中傷之夫不根之言何地蔑有以斛律光之舊將而有百升明月之

謠以裴度之元勛而有坦腹小兒之誦所謂流言
以對者也如此則寇賊生乎內怨詛興乎下矣
寇攘

式內

寔寇盜攘竊為奸

侯作

讀為

侯祝

音

靡屆靡究

是如

則人之怨惡而詛咒者寧有窮極哉輔氏曰人若好用
暴斂多怨之人怨謗必將反移於己呂正獻公云小人
聚斂以佐人主之欲而不知其終為害也賞其納忠
實大不忠也嘉其任怨實怨歸於上也正謂此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魚

音

庖休

音

于中國

謝氏曰以

勢以暴虐作威聲如虎狼然然之狀○陳啓源曰傳云咆
休猶彭亨也鄭述毛云魚休氣矜自健之貌按易大有
釋文引干寶注彭亨驕滿貌與鄭解合韓愈
鼎腹詩承腹漲彭亨雖用毛詩而意微異
斂怨以為

德不明爾德時無背

音

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傳

背無側背無臣側無人也無陪無卿無陪貳無卿士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

不酒

音免

爾以酒不義從式

讀式吏反音試○惟不義之行從而用之

既愆爾

止

容止

靡明靡晦

讀呼消反音戲

式號式呼

去聲

俾晝作夜

讀羊茹反音裕

陳第云古畫讀注夜讀裕○箋醉則號呼相微用畫日作夜不視政事

○文王曰咨咨女

殷商如蜩如蟧

傳蜩蟧也蟧也陸璣疏蟧之大而黑色者一名蜩切字林切作蜩如沸

如羹

讀盧當反音郎

小大近喪人尚乎由行

音杭○所行小人之事皆近喪亡尚

由此而行內憂

音避

○傳不醉而怒曰憂西京賦巨靈受顧以流河曲受者怒而自作氣之貌

于中國覃及鬼方

王質曰楚俗多鬼蓋指楚也史記楚世家熊渠畏厲王暴虐去其王號則

覃及鬼方非
荆楚而何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

輔氏曰不

時猶言不辰也

殷不用舊

讀巨已反音技古音考音几

雖無老成人尚有典

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

言顛沛之揭

讀紀竭去例二反劫既二音○傳顛仆也沛拔揭見根貌李氏曰謂本根揭起也

枝葉未有害

讀許昌瑕憇二反唱異二音

本實先撥

讀筆烈方吠二反驚廢二音○

歐陽義穆公作詩時周室尚存然知其必亡者以王為無道本根先絕爾

殷鑒不遠在夏后

之世

讀私列如制二反泄試二音古音攷四韻皆讀入聲云古世與泄通○歐陽義言殷當以夏亡為鑒

正言厲王當以紂亡為鑒也○賴濱說本章見集傳

序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故作是詩也

陳啓源曰爾雅板板盪盪辟也箋云蕩蕩法度廢壞之貌蓋上帝本目厲王譏其無法度而居民上為人君也此詩蕩蕩與堯之蕩蕩無名洪範之王道蕩蕩絕不同歐陽改訓為廣大蘇子由因謂小序蕩蕩語與詩之蕩蕩不合皆誤解詩義也夫經典語同而美惡異者多矣何此詩之蕩蕩必欲從廣大解哉

兩言上帝以託君也君之惡若命於天然非天使之
也人自不以善道終故致命之多僻耳此章為綱以
下七章詳鮮終之事鄭云厲王弭謗召穆公朝廷之
臣不敢斥言王惡故上陳文王咨嗟殷紂以切刺之
蕩八章章八句

抑抑

古音考
音懿

威儀維德之隅

傳隅廉也疏隅者角也廉者稜也角必有稜故曰廉

隅以屋之外角喻人之外貌由內方而外正故觀外以知內也王氏曰德譬則宮城威儀譬則廉隅也觀其廉隅則宮城之中可知有

人亦有言靡哲不愚

按靡哲不愚必如集

傳解以無威儀言於上文方貫或疑謂之哲人安有無威儀者不知此哲人乃自以為哲猶吾婦傾城之哲耳

庶人之愚亦職也

主

維疾

讀集二反音自古音考音

祭○即民有三疾之疾

哲人

之愚亦維斯戾

戾其常道

○無競維人

箋人君為政莫強於得賢人

四方

其訓之

李氏曰苟能得人則四方皆訓做之矣

有覺

傳覺直也箋訓大集傳兼取二義

德

行四國順之訐謨定命遠猶辰告

讀古得反音格○呂記所謀必計天下之

安危鑒百世之損益所謂大也既大謀以定其命矣猶未敢輕出必長慮却顧思其所終稽其所弊然後以時而播告焉故曰訐謨定命遠猶辰告陳啓源曰二句鄭箋當有闕文以孔疏合之箋當云大謀定命謂正月始和布政於邦國都鄙也為天下遠邇庶事而以歲時告施之即正歲縣之象魏也今本注疏脫末句八字按周

禮太宰正月縣治象小宰正歲觀治象正月周之正月
正歲夏之正月是再縣之也二時不同今脫去正歲一

證則文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其在於今興即微子方

義不全興為句不通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音于酒讀子

酒之興嚴緝讀音女音雖湛樂音從弗念厥紹嚴緝弗念

笑反云讀若噍音之罔敷求於先王克共音明刑讀胡光反音黃古音考

明法歐陽義前二章皆音肆皇天弗尚如彼泉流無淪

泛論此章乃專刺王音胥以亡音夙興夜寐灑掃庭內疏職

庭治之故假庭內不音維民之章表修爾車馬弓矢戎兵

婦以見職事不修音也

讀鋪亡反音邦用戒戎作用過音別○傳別遠也鄭云當作蠻

方○質

爾雅質成平也

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慎爾出話

敬爾威儀

讀如俄

無不柔嘉

讀如歌

○非定人民謹侯度

於修身故下極言語言之不可不慎能慎言則威儀必飭矣

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

言之玷不可為

讀如

也○無易

去聲

由言無曰苟矣莫

捫

音門執持

朕舌言不可逝

讀之列反音折集傳逝與舌叶無易二句無韻郝氏苟叶

舉逝叶始矣

言不可既往而追

無言不讎

讀市又反音售古讎售二字通用

無

德不報

讀蒲救反音售古音考音彪去聲

惠於朋友

音

庶民小子子孫繩

繩

箋繩繩戒也本爾雅蘇傳解為不絕貌後儒從之

萬民靡不承

何楷曰無言不雖兼言善

惡無德不報專指言之善者惠于朋友以下正承此句言之前用戒後則用勸也

○視爾友君

子輯柔爾顏

讀如妍

不遐有愆

箋遐遠也

相去在爾室

尚不愧于屋漏

疏陰厭于奧也陽厭于屋漏也奧室西南隅屋漏室西北隅正祭必先之以陰

厭終之以陽厭求神無定在也按爾雅孫炎注屋漏當室之白日光所漏入也集傳不主祭祀言于義為長

無曰不顯莫予云覲神之格

讀剛鶴反音各

思不可度

音鐸

思矧

可射

音亦讀弋藥古音攻音約

思○辟

音壁

爾為德俾臧俾嘉

讀如

歌○辟后也辟字當略斷今君人者非爾乎爾為德於內所以使臧嘉於身也下遂言身無不善則人皆法則

之
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鮮不為則投我以桃報之以

李彼童而角

朱氏曰投桃報李言理之必有者以勉之彼童而角言理之必無者以戒之○陳啓源曰毛云童羊

之無角者而角自用也此有義童羊而有角蓋以喻王朝用事之臣無能而自謂有能也詩言彼必實有所指如徒以譬

理之必無

實虹

音紅釋文云與虹同

小子○荏染柔木言緡音之

絲箋柔忍之木荏染然人則被之絃以為弓張子曰柔和之木乃弓之材

溫溫恭人維德

之基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

僭

讀如侵○不信也

民各有心○於

乎

音

小子未知臧否

音

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借曰未知亦

既抱子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

音暮成

夙知知臧否也知之早而成反暮盈

也故

○昊天孔昭

讀如灼

我生靡樂

音洛

視爾夢夢

音蒙

我心慘

慘

音慘讀七各反音錯

誨爾諄諄聽我藐藐

音邀

匪用為教

讀入聲

覆

用為虐

歐陽義臣言至切而君聽至忽不以為教之也反以為虐之

借曰未知亦聿

既耄

讀如莫○古音政昭音灼樂音潏藐音貌慘讀慘虐讀去聲教耄俱如字此據吳才老韻補亦可從

○呂記既耄非謂其老也猶今人責未更事者曰既老大矣甚言之也

○於乎小子告

爾舊止

歐陽義言告爾非臆說皆據舊事之已然者

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天

方艱難曰喪

去聲

厥國

讀音域

取譬不遠昊天不忒回適其

德俾民大棘

序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

楚語左史倚相曰昔衛武公年數九十五矣猶箴儆
于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毋謂我耄
而舍我必恪恭朝夕以交戒我于是乎作懿以自警
及其沒也謂之獻聖武公韋昭注懿讀為抑即大雅
抑之篇也侯包曰包漢人學韓詩衛武公刺王室亦以自戒
與序說同惟不言厲王行年九十五猶使人日誦是詩而不離

于其側

與楚語小異

孔氏曰如國語說武公年耄始作抑

詩按史衛世家武公僖侯之子共伯之弟以宣王十

六年即位平王十四年卒

戴埴曰劉恕通鑑外紀用汲冢紀年以武公為宣王

十五年立平王十三年卒前後與史記止差一年

則厲王之世武公特諸侯

之庶子爾未為國君不應與知王朝美惡便託譏刺

必是後來追作

蘇傳主此說

朱子曰序所云刺厲王失之

據史武公即位不與厲王同時又詩以小子目其君而爾汝之無人臣禮與所云敬威儀慎出話者自相

戾或以為追刺則聽用我謀庶無大悔豈所望于既往之人耶全詩之指與賓筵所悔相表裏其曰爾曰汝曰小子皆使誦詩者命己之辭也當以左史之言為正○國語不及刺王詩序及毛鄭並不引國語愚謂二義相須當折衷取之篇中爾汝小子及手攜耳提諄諄藐藐等語皆設為老成訓戒後生之言用以自警意實在諷刺時王古人不欲顯斥君惡故隱託其辭如此若止曰自戒則是侯國之時與王政無關

序徒以此詩在蕩之後桑柔之前遂目為刺厲王不知武公即位年四十餘當厲王時不過年二三十許耳嚴華谷從補傳謂作於為庶子之時此謬說也考

武公嘗為幽王卿士賓筵之詩既為刺幽作則此詩

亦可例推矣

劉瑾曰賓筵抑二詩衛武公作于為王卿士之日此說是

幽王任羣

小惑艷妻暱奄寺其出話無常威儀不類可知故詩

中屢致意焉平王之初武公將兵平戎有功則訓四

方謹侯度戒戎作過蠻方夫亦素所勅厲者然乎天

方艱難曰喪厥國取譬不遠昊天不忒明是指流彘

之事

本郝氏
經解

蓋追言厲王之覆轍以申監戒即謂之

刺厲王可耳或又據亦聿既耄語以為武公年九十

五作

從國
語

此又不然借曰未知亦既抱子借曰未知

亦聿既耄若曰汝且長大矣且老耄矣日月逾邁可

不省乎此皆假設進諫者之辭非真謂己年已耄也

如以詩有亦聿既耄即云作於既耄之年然則亦既

抱子將亦云作於抱子之日耶此詩編在大雅知必

武公入相王朝之時借自警以託刺及其毫也猶誦之而不忘焉古今諸儒之解惟侯包為通義朱子集傳引之却刪其刺王室一語蓋務欲排序以合於國語之說也東萊篤信小序又并國語史記而疑之與朱子同矣○王志長曰或以刺厲王為名而意在幽如蕩咨女殷商之體

首章概言威儀為修德之符哲人之愚正以無威儀而見其愚也次章舉用人舉修德舉出令治道之大

端略備又終之以威儀所以申首章之意也三章四章始直言諷王而告之以修內攘外之事五章六章言人君之道當備不虞謹出話苟言而無失則獲報及於子孫矣七章言自修于顯尤當勿懈于微蓋以神無往而不在也八章戒王修德之事而又以為善為不善著其應之必然九章言人之質性不同非溫恭不可進德故有可告語不可告語之異十章至末章則因王之不可告語而深致其憂危迫切之情焉

然其辭俱若為他人之戒已責已者此主文諷諫之道也

鄭氏解此詩多謬如靡哲不愚謂刺王政暴虐賢者佯狂彼童而角譬王后與政事實虹小子為天子未除喪之稱皆汨亂詩義之大者永叔論之詳矣集傳最簡當然因永叔辨正之力居多

抑十二章三章章八句九章章十句

歐陽義分十
四章非是

苑

音

鬱彼桑柔

歐陽義他木皆有枝葉惟桑常見采
將而空枝故以為王室凋敝之比

其下

侯旬

鹿廕其下者無不徧

杼

力活反驚入聲

采其劉

按劉字毛訓爆爍而希爾雅訓毗劉與書

之遇劉咸劉虔劉訓殺者不同黃公紹云枝葉揅疎謂之毗劉是也集傳解作殘亦本雅傳之意而不用其辭

瘡

音莫

此下民不殄心憂倉

音創與倉同

兄

音況與悅同愴悲問之意

填

釋文音塵箋云古寘填塵同音古音考音正按填訓久也或疑與瘡同非是瘡病也本音顛與下矜字不叶

兮

蘇傳君子憂之不絕于心思之益久而不能已

倬彼昊天

叶音吞

寧不我矜○

四牡騤騤

音其

旟旐有翩

讀批賓反音彬

亂生不夷靡國不泯

箋

旅久出征伐而亂日生不平無國不見殘滅也言王之用兵不得其所適長寇虐

民靡有黎

按孔

氏書傳云黎庶也鄭氏天保詩箋亦云黎衆也訓黑者王介父之說黎固有黑解于此則未安華谷所譏民靡

有黑不成語也詩只周餘黎民靡
有子道之意宜謂民皆白首乎

具禍以燼

俱遇此禍而為餘燼

於乎

音呼有哀

國步斯頻

箋頻猶比也禍害比比然○按以下三章皆厭

苦兵革語鄭箋是也永叔疑厲王征伐史傳
無攷夫三代以前征伐之事宣盡可攷哉

○國步蔑

資

茂資解見板詩

天不我將靡所止疑

音此讀如字○集傳疑讀如儀禮疑立之疑按儀

禮注疑立正
立自定之貌

云徂何往君子

箋謂諸侯及卿大夫嚴緝君子指厲王也

實維

即四方是
維之維

秉心無競

讀其兩反音澆○傳競彊也即無競維人之競嚴緝言厲王不自強

於為善按左傳叔向曰諸臣不心競而力爭秉心之競
即心競之謂也一云君子實國家之綱維則心所秉持
不當與天下為競一有競心將為荼毒為
四道無所不至矣即下職競用力之競
誰生厲階

音讀

基至今為梗

讀古黨反音港○古音考疑音仇往音汪則將讀如字下競梗二韻本諧不必如集

傳叶從一韻也○錢氏曰梗水浮木壅水者斷梗也

○憂心慙慙念我土宇我生

不辰逢天憚

音壹○厚也

怒自西徂東靡所定處

嚴緝時鎬京在西中

原在東靡所定處言京師及中原皆亂也

多我覲瘠

音民

孔棘我園

邊

○為謀

為憂

讀音必

亂況斯削

言王亦嘗為謀乎為憂乎不謀不憂則亂益滋日見侵削耳蘇傳云

王宣不謀且憂或似非語意

告爾憂恤誨爾序爵

箋次序賢能之爵

誰能執

執

集傳手持執物本鄭箋陽慎曰執執言執不去體若執持然非手執熱物也杜詩執熱露白頭韓文若執

熱者之濯清風也

逝

發語辭

不以濯

嚴緝欲止亂而不用賢猶欲止熱而不以

濯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讀奴學反音諾古音考音弱

○如彼逝風亦

孔之僂

音愛○箋如鄉疾風吧然不能息

民有肅也心莽

音烹○使也

云不

逮

言民有肅進于善之心而卒不能及者由王使之也嚴緝不逮謂奪其農時使不得耕耨

好是稼

穡力民代食稼穡維寶代食維好

疏司勳云治功曰力力民謂功加於民者

言王當務知稼穡之艱難其有功於民者則使代耕而食焉盜稼穡不可輕祿食不可濫而刺今之不然也按此本王肅之說歐陽義呂記嚴緝皆用之集傳引蘇說亦通王志長曰蘇說承上章序爵言朝不用賢而賢亦不樂于用以見亡國之虞無人焉甚可感

○天降喪

去聲

亂滅我立王

立王定當從集

傳鄭氏蘇氏皆云我王所恃以立者不通

降此蟲賊稼穡卒痒

音羊

哀恫

音通中

國具贅

傳贅屬也綴同

卒荒

災哀痛中國之人皆見繫屬於兵役家盡空虛

靡有旅力

以念穹蒼

嚴緝羣臣無有集衆力以念及于回天者陳啓源曰衆本訓為衆訓齊者於此難通詩意

責在朝諸臣莫肯竭力憂國非謂己無力以念天禍也念天禍安用齊力為

○維此惠君民

人所瞻

讀側姜反音章

秉心宣猶考慎其相

去聲○嚴緝考察謹擇其輔相之人范

氏曰序爵獨言考相何也君序相相序官而爵無不序者矣

維彼不順自獨俾臧

獨任

已見謂所使皆善

自有肺腸俾民卒狂

○瞻彼中林甡甡

音莘其

鹿

以鹿之相從與朋友之相諧亦反興也

朋友已

蘇傳讚音儲讀子林反作以讚音簪或作讒諧

之諧

不肖以穀

箋諧不信也朝臣皆欺背不相與以善道

人亦有言進退維

谷谷窮也

○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百里之遠維彼愚人覆

狂以喜

所謂抱火厝之積薪之下火未及然猶謂之安匪言不能胡斯畏忌笑懼

犯顏得罪罰嚴緝懼王監諍將得罪也○維此良人弗求弗迪讀徒沃反音毒維

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寧為荼毒疏荼苦菜毒螫人蟲皆惡物改

比惡謂之西風○大風謂之大風有隧音逆有空大谷從大風有所

大空谷之中喻賢愚維此良人作為式穀作起也起而為者皆用善道

維彼不順征以中垢讀居六反音谷○箋云征行也

蘇傳言善人之作也以用其善小人之行也以播其穢季本日中藏之垢穢盡發行之以致害物如大風之暴

猛無異也

○大風有遂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

笑見道聽

之言則喜而對之誦詩書之言則冥然如醉○言貪人之好諛如此

匪用其良覆俾我悖

音佩○笑反使

我為悖亂之行○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

即下章既作爾歌之

作自此章以下皆

如彼飛蟲時亦弋獲

讀音鏹○飛蟲猶言羽蟲疏蟲

自明其作詩之意

是鳥之大名故羽蟲三百六十鳳皇為之長

既之陰

去聲陰同

女

音汝○之往也往陰覆於汝謂

進忠

反予來赫

詩黑各反音壑○反以赫然之怒加已言貪人之拒諫人如此○張氏曰予密

以天下事忠告于汝汝反謂予來相恐也

○民之罔極職涼

涼薄也

善背

讀必墨反

音迫古音考音必○言民心罔中者由小人主於剝薄善為反覆

為民不利如云不克

害民之事如恐不勝所謂民之回遘職競用力言民行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

由為政者彊力相尚故也王志長曰危亂之國必多制多制之國必尚力多制尚力則奸邪得志而善良罹禍矣何則庸主遭亂以為積弛之所致也則必不論事之鉅細緩急人之智愚賢不肖一切以操切從事亂世之法惟作奸法以避之○民之未戾職盜為寇為政者主作盜賊為寇害之行故民

心靡涼曰不可覆背善詈音利○我薄告之不可彼已反背而詈之即上章所云職

涼善背也王志長曰奸人未嘗不好名也若大聲疾呼顯斥其敗類之事未有不激而愈橫者蓋小人恒不樂與君子以救正之美而自暴其過涼曰不可薄言之也既之陰汝隱言之也可謂深得待小人之術而無如其來赫善詈何也雖曰匪予既作爾歌古音考音箕○此章集傳無韻疏義大全並云叶法

未詳○彼雖自解謂非我
所為我已得其情而歌之

序桑柔芮伯刺厲王也

箋芮伯周卿士字良夫疏書序
云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武

王時也顧命召六卿芮伯與焉成王時也桓九年王使
虢仲芮伯伐曲沃桓王時也此詩又作於厲王之時蓋
世仕王朝為卿士書序注云芮伯周同姓杜預云芮國
在馮翊臨晉縣則在西都之畿內也文元年左傳云周
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且周書有芮良夫
之篇知字良夫也陳啓源曰周書芮伯曰予小臣良夫
自稱當以
名非字也

周本紀厲王三十年好利說榮夷公芮良夫諫不聽
此詩當作於其後中云天降喪亂滅我立王疑在共

和之時

此朱子說○本紀厲王出奔於彘召公與周公行政號曰共和共和十四年厲王死於彘

乃立太子靜是為宣王

時厲王尚存故陳其事而刺之匪言不

能胡斯畏忌則衛巫監謗道路以目也貪人敗類職盜為寇殆即指榮夷公之屬歟朱子曰厲王之惡曰貪曰暴而已惟貪也故所用皆聚斂之臣惟暴也故所用皆暴虐之臣此詩惟彼忍心是顧是復則用暴虐之證也貪人敗類職盜為寇則用聚斂之證也蕩詩曰曾是彊禦即忍心之謂曾是培克即貪人之謂

貪人用必至於竭人之財暴人用必至於竭人之力
民財竭而愁怨作民力竭而謗讟起國隨以亡則君
子之憂何時而息哉○呂記厲王之亂在於用小人
故此詩於聽任之際屢致意焉一章至四章皆極言
其禍亂也五章告以用賢之道而憂其不能改也六
章復告以息民重農而居位食祿者不可不慎擇也
七章因上息民重農之言而深歎饑饉喪亂之可哀
也八章言治亂之分由於用舍異路思古而傷今也

九章言君暗於上故譖毀之俗成於下自傷處斯世之難也十章言朝皆小人以禍敗為樂欲諫而不敢也十一章言王棄君子而厚小人民皆趨亂而王不知也十二章言治亂皆有所由來治由君子之為善亂由小人之播穢也十三章言貪人為政忠言無自而入也

原作王之疎棄君子者由小人之言先入也今以李氏說易之

十四章至十

六章皆託為公卿儕輩語以反覆諷切之也

陳啓源曰周書芮良夫解與桑柔詩往往相合意芮

伯先作解以戒王及執政戒之不從又作詩刺之乎
詩所謂告爾憂恤誨爾序爵及誦言如醉正目作解
而言也解云爾執政小子不圖善偷生苟安爵以賄
成夫偷生苟安則不知憂恤矣爵以賄成則不能序
爵矣亦既告之誨之無奈其如醉何故復著之於詩
冀其改悟古大臣憂國惓惓無已之心如此又厲王
朝自召穆公芮伯凡伯二三賢臣外率皆貪佞小人
為專利監諂之事故解責其導王不若專利作威惟

事貪諛不勤德備難又責其飾言事主面相誣蒙賢
知箱口小人鼓舌而詩之刺王亦深言信用小人之
患如維彼愚人覆狂以喜維彼忍心是顧是復不一
辭而足其刺羣臣亦不外貪佞二意如貪人敗類征
以中垢及善背善詈用力為寇諸語皆與周書所載
相符合而觀之可也

桑柔十六章章八句八章章六句

倬彼雲漢

疏天河水氣與雨為類
故渴雨者望而占之

昭回于天

讀音吞
曹氏曰雲

漢起于東方經尾箕之間向西南行至七星南而沒此其回旋之度陸佃曰水氣之在天為雲水象之在天為漢今皆倬然昭明回轉于上則非雨之候也未章有嘒其星即此意王曰於音乎音何辜

今之人天降喪

去聲

亂饑饉薦臻靡神不舉

舉者舉其祀周禮荒政十

二有索鬼神鄭司農云索鬼神者求廢祀而修之

靡愛斯牲

讀喪經反音星○祭法鄭注祭水旱

用少

圭璧既卒寧莫我聽

平聲

○旱既大

音

甚蘊隆蟲蟲

不殄禋祀

言享祀不絕

自郊徂宮上下奠瘞

音異○奠其禮瘞其物疏奠置

之于地瘞埋之于土謂酒食牲玉之屬也

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

讀力

中反音隆○王氏曰在宮之神莫尊于后稷既無以勝旱災在郊之神莫尊于上帝又不臨顧我也耗斁

音下土寧丁我躬

集傳後解本之蘇傳此說為長如唐太宗吞蝗曰寧食我之肺腸是也

○旱既太甚則不我推

吐雷反音雅○不可推而去之

兢兢業業如霆

如雷周餘黎民靡有孑遺

讀夷曰反音韋下同○疏孑孤獨之貌無有孑然得遺漏

者昊天上帝則不我遺

何楷曰天意不欲為我留遺此餘黎非但上帝不臨而已胡

不相畏先祖于摧

何能不相畏乎先祖之業將于是摧落矣

○旱既大甚則

不可沮

莖上聲

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止

何楷曰大命以國祚

言盤庚懋建大命是也近謂滅亡之期不遠

靡瞻靡顧羣公先正

疏羣公先正是羣公先

所及羣公即月令注所稱上公正長也先世長民者如后稷勾芒之類

則不我助父母先

祖胡寧忍予

父母先祖何亦忍于我而不見救乎

○旱既大甚滌滌山川

讀桓倫反音春

○王氏曰山枯川竭如滌濯然

旱魃

神異經南方有人長二三尺袒身而目在頂上行走

如風名魁所見之

為虐如暎

音

談如焚我心憚

陳啓源曰憚毛訓勞

國太旱赤地千里

丁佐反鄭訓畏徒旦反集傳兼取二義不知當讀何音

暑憂心如熏羣公先正則

不我聞昊天上帝寧俾我遯○旱既大甚黽勉畏去胡

寧瘼

音

我以旱懔

音

慘不知其故祈年孔夙

曹氏曰自去歲孟冬已祈

今歲之豐稔孟春又祈之可謂風矣

方社

疏方社即以方以社是也

不莫

音

昊天上帝

則不我虞敬恭明神宜無悔怒○旱既大甚散無友紀

箋人君以羣臣為友集傳紀綱紀也郝敬曰友紀百官之政紀也嚴辭羣臣以救旱之急于常務可緩者不暇

整理故云

散無友紀

鞠哉庶正

衆官之長

疚哉冢宰

讀如

趣

走音

馬師氏

膳夫左右

讀如以○集傳歲凶年殺不登以下皆用毛傳文

靡人不周

箋周當作調

無不能止

疏無有自言不能明救而遂止不為者

瞻印

音仰下同

昊天云如何

里

箋里憂也王但印天曰當如我之憂何集傳以為即漢書無理之理辨詳考異

○瞻印昊天

有嘒

音晦

其星大夫君子昭假

音格

無羸

音盈

○疏當昭見其至誠於天下無

敢有盈餘而不救散者

大命近止無棄爾成何求為

去聲

我以戾也

庶正

平聲○我亦何所求而何所為哉將以定爾庶正而已

瞻印昊天曷惠其寧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

曷惠然其寧我民也
○此章集傳解極明

序雲漢仍叔美宣王也

按仍氏叔字周大夫春秋桓五年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當是

其子

宣王承厲王之烈

鄭云烈餘也本爾雅

內有撥亂之志遇哉

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天下喜於王化復行百姓見

憂

謂憂及百姓

故作是詩也

宣王遇旱年月經傳無文皇甫謐以為宣王元年不

藉千畝

周本紀不藉千畝在十二年

天下大旱自二年不雨至六

年乃雨謐此言不知何據按詩曰饑饉薦臻疑旱非

止一年故世紀云然竹書又云宣王二十五年大旱
王禱於郊廟乃雨今以序語詳之旱當在宣王初即
位之時竹書不足信

自首章至五章所以憂旱者至矣昊天上帝寧俾我
遜言苟我之不德不當天心寧使我避位而去毋以
我故苦斯民也下章黽勉畏去又言棄位避灾非人
主之義故黽勉於此求濟斯難不敢去也

此蘇氏說
勝集傳

七章言救早有實政非徒籲呼禱祈而已末章又勉

羣臣以毋棄賑救之成功庶幾得雨以安此生民乎
民安則衆正定矣

雲漢八章章十句

崧

崧高貌

高維嶽駿及于天

音吞

維嶽降神生甫及申

按鄭氏謂

甫即作呂刑之甫侯申申伯也蓋以申呂皆姜姓為嶽神降生之說東萊謂甫侯申伯皆宣王時賢臣甫乃穆王時甫侯之後三復文義此說當然鄭氏禮記注以甫為仲山甫則孔疏已辨之華谷反從其說云甫為字申為國古人文詞多不拘如舜典稱稷契稷以官契以名漢書稱絳灌絳以封邑灌以姓言雖有據非詩義也

維申及甫維周之翰

讀音賢

四國于蕃

讀分適反音緘古音考音軒

四

方于宣

舊言扞蔽
宣言敷布

○疊疊申伯王纘之事

使纘先
世之事

于邑

于謝

疏申伯先受封於申國本近謝今命為州牧政改
邑于謝焉嚴緝于邑謂去京師而就國邑于謝其

邑之所
在也

南國

疏南國謂
謝旁諸國

是式

讀如
試

王命召伯

讀通莫反
音博○召

穆公虎疏必使召公往營之者
王肅謂召公為司空主營繕

定申伯之宅

讀如
鐸

登是

南邦

古音考
音崩

世執其功

嚴緝世執其功言世
執守其功常為收也

○王命

申伯式是南邦

同上

因是謝人以作爾庸

按周禮民功曰
庸此當從鄭說

非城也言因是謝地之人俾之
屬爾統轄以奮起爾之事功也

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

讀如陳○箋徹者正其井牧定其賦稅
按左傳非衍沃牧臯隰此箋文所本

王命傅

傅申伯
傅相

御

傳御治事之官蓋王官也

遷其私人

疏對王朝之臣言則家人為私屬也有司徹云主人降獻

人

○申伯之功

功謂營建之功

召伯是營有俶其城寢廟既成

既成藐藐

音

王錫申伯

音

四牡騶騶

呂記渠略反音賸

鈞膺濯

濯

疏鈞者馬婁領之鈞膺飾繁纓按巾車金路鈞繁纓九就同姓以封申伯異姓得此賜者以其命為侯伯

政得車如上公○此章述召伯既營謝及王錫遣申伯之事鄭元錫曰古王者封諸侯凡定宅築城作寢廟至于徹田皆司空職之司空掌邦土也工作既成而全畀之胙土之道宜然非獨以寵異申伯也○王遣

申伯路車乘

馬

去聲讀音

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圭

以作爾寶

讀通古反音補○傳寶瑞也箋圭長尺有二寸謂之介諸侯瑞圭自九寸以下按鄭說本

爾雅集傳以為諸侯之圭蓋圭毛說東萊曰韓奕以其
介圭入覲於王則當是諸侯之瑞圭蓋介之為言大也
詩人特美大其圭而稱之非周官所云天子之介圭也
愚謂天子之圭豈有以賜人者周禮典瑞公執桓圭九
寸侯執信圭七寸申伯韓侯皆自諸侯進傳近已
為州牧故皆以公圭錫之介者大言之爾往近也箋近
辭也讀如彼記之子之記按辭

王舅

言往己王舅疏云皆命遣之辭南

土是保

讀音補陳第云實保音補皆古音

○申伯信邁

信邁猶言果行也

王錢

于郾

音眉○疏郾于漢屬右扶風自鎬適申塗不經郾時宣王蓋首視岐周申伯從王至岐自岐遣之故

錢之於郾也愚謂王錢於郾申伯蓋北就王命於岐周箋疏說是也華谷謂至豐冊命申伯徒以文王廟在豐然江漢云于周受命自召祖命則岐周宣無文王廟哉長發云豐鎬相去止二十五里豐亦在郾東與鎬等耳

何得道郡而入謝也

申伯還南

按興地岐周最在西北稍東則為鄧又東則為鎬而謝又在鎬之東

南謝于誠歸

言誠歸於謝也是倒句法

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以峙

難其糗

音張○疏自京至謝所在道路具糧食

式適其行

音杭○按詩曰信適曰誠歸曰

式適其行似疑行之不果者鄭箋以為申伯不忍離王室集傳以為宣王之數留二義當兼有之

○申

伯番番

音波讀分遭反音緦古音考音軒云吳棫讀郝本叶滿○按毛云番番羅武貌鄭亦云威武番

番然曹氏改釋為音父之狀嚴緝從之韻會云說文皤髮白也亦作番如從耆父解則番當音婆與皤通既

入于謝徒御嘽嘽

音灘○嘽車徒之行嘽嘽安舒言得禮也禮入國不馳

周邦咸

喜

陳啓源曰鄭氏訓周為徧言徧國之人相喜而慶也嚴氏云普天王土侯國皆可稱周邦此南方諸國得

良牧而喜也然前章屢稱南國南邦南土皆別而名之何至此忽統名周邦也詩中周字不訓國名者甚多鄭解甚合當時戎汝有良翰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情事應從之

憲

曹氏曰文武美申伯之有全德也蘇傳言其文武皆足法也

○申伯之德柔惠且

直採

按鄭箋採訓順集傳訓治蓋順其理以為治也漢書公孫弘云採曲者不累日師古注採謂矯而正

之說文採曲仰木也強者克以此萬邦聞問于四國吉剛弱者撫以柔此治之之義也

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

送於言為詩歌于工為誦形諸咏歌足以感人則為風或謂此

雅詩而有風體非也肆好以贈申伯

序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

箋尹吉甫申伯皆周卿士尹官氏中國名疏官氏者其先

世嘗為尹官而因氏焉

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侯褒賞申伯焉

疏此詩之作美申伯而已美申伯所以美宣王故為

宣王詩也

下二章義同

郝敬曰申伯出封於謝尹吉甫送

之此事已見詩中故序不復贅吉甫對揚于朝而國
史錄之聖人存之以表親親宗賢封建復古之治人
臣立功紀勛見於小雅人主治定功成見於大雅詩
至大雅作者之意愈遠序者之義愈精故雲漢不謂
救旱以明格天之德崧高不謂贈行以明親賢之禮

烝氏不謂贈山甫以表使能之功梁山不謂美韓侯以紀馭福之柄江漢以下皆可知也

申侯先受封於申今命為州牧故改邑於謝漢志南陽宛縣有申國棘陽縣東北百里有謝城其地相近春秋時楚得申呂始彊漢高祖入關光武起兵皆先取宛為形勢控扼之要故曰南國是式曰登是南邦曰南土是保正以翰周期之也

此王伯厚說

郿即董卓郿

塢在岐之東鎬之西飲餞不于鎬而于郿者祭統云

賜爵祿必于太廟周先王廟在岐周故王至岐周冊命申伯而餞之於郇也

此曹氏說

曰王之元舅知宣王姜

氏所出又曰申伯番番知申伯是時已老

從曹氏說

周本

紀云申侯與西戎共攻幽王彼申侯必此申侯之子

或其孫也王伯厚乃謂宣王封申伯以召驪山之禍

豈不謬哉○嚴緝此詩多申複之辭既曰王命召伯

定申伯之宅又曰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既曰南國是

式又曰式是南邦既曰于邑于謝又曰因是謝人以

作爾庸既曰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又曰王命召伯徹
申伯土疆既曰謝于誠歸又曰既入于謝既曰登是
南邦世執其功又曰南土是保既曰四牡騶騶鉤膺
濯濯又曰路車乘馬每事申言寓丁寧鄭重之意自
是一體難一一穿鑿分別也

胡氏曰崧高與黍苗相表裏黍苗述召伯營謝之事
崧高則尹吉甫送申伯多述王命故雅有大小不同
崧高八章章八句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

從不從分

好是懿德天監

有周昭假

音格于下

讀如戶○以昭明之德感格于下

保茲天子生仲山

甫

傳仲山甫樊侯也疏爵為侯而字仲山甫也國語稱樊仲山甫諫宣王是山甫為樊國之君也韋昭云食

采于樊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

王志長曰柔嘉維則即五章所稱柔亦不茹剛

亦不吐曰維則而剛在其中矣猶茲高柔惠且直即文武是憲曰且直而武在其中矣乾之無首也坤在其中坤之永貞也乾在其中是故參言之則洪範之三德是也對言之則烝民之則柔茲高之文武是也合言之則繫辭一陰一陽之謂道而已矣

今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

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

若賦二字集傳無叶未詳○布施王者之政令

○王命

仲山甫式是百辟

音

贊戎祖考王躬是保

朱子曰式是百辟則是為

冢宰王躬是保

出納王命

胡氏曰即書出納朕命蓋謹審上之命令善者宣出之不

則是為太保

善者還納之如後世封還辭頭之類○陳啓源曰出納

王命與舜命龍者不同龍為納言之官其職掌不過如

後世封駁之任山甫式百辟保王躬則是庶僚之長佐

王出政者也故傳以喉舌為冢宰疏亦引周官太宰之

贊聽治及歲終詔王

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

贊

廢置為出納之實事

月反音撤○疏四方諸侯被其政令于是皆發舉而應之

○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

邦國若否

音

仲山甫明

音

之嚴緝諸侯有賢否者山甫則辨而明之此申上章賦

政之事又曰將王命者行於朝廷明若否者掌四方之事如舜以百揆而兼四岳周公為冢宰兼東方侯伯召

公為家宰兼西方侯伯也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嚴綽以保其身謂善處功名無悔吝瑕疵

之可指此惟明且哲者能之又曰保身非自為身謀乃所以定國也銷禍亂於未萌措邦家於磐石此正保身之事也人臣事君致身以死效官其恒爾大臣則不然大臣而徒以效死為事其國豈不殆哉

夙夜匪

解

音懈

以事一人○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惟仲

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

音鰥

寡

讀果

反音古

不畏彊

禦○人亦有言德輶

音酉

如毛民鮮

上聲

克舉之我儀

傳儀宜也

圖

古音考讀上聲

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

黃氏曰

助生于

有所不足

山甫

能舉衆人不能舉之德則無所不足何助之有故能愛之而莫能助之也

衮職有闕維仲山

甫補之○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

讀極業反音桀

四牡彭彭

讀音滂

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

方

林之奇曰當時北有獫狁南有荆蠻東有淮徐之夷故式是南邦以中伯至于太原以吉甫奄受北國以

韓侯東方屏障齊為大則以城齊屬山甫可識宣王中興大略

○四牡騤騤八鸞喈喈

讀如基

仲山甫徂齊式適其歸

讀如機

吉甫作誦穆如清風

讀如分

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序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

宣王命樊侯仲山甫築城於齊尹吉甫作此詩誦之

烝民四語為通篇發端下皆言山甫之能全是懿德
國語載宣王立魯公子戲仲山甫諫料民太原山甫
又諫其于王命固非徒將順而已又于國子中舉魯
侯之孝能訓定其民者洵明於若否哉柔不如剛不
吐既非胡廣趙戒之柔而流於佞復非汲黯朱雲之
剛而近於狂所以能補袞闕而為中興之佐也城齊
毛傳以為徙都臨淄則當上在夷王之世故疏謂史
遷言未必實朱子意其徙於夷王時至是而始備城

郭之守理或然也甫徂齊而旋速其歸蓋以山甫永懷家職有不忘於心者非吉甫孰能明之陳啟源曰此詩雖因贈行而作然意不專在贈行也經八章其言出祖言徂齊末二章始及之耳首章言山甫之生次章言山甫之德三章言山甫之職四五六章備言山甫之德可以事上率下保身出政能稱厥職而宣王之知人善任不言可知矣蓋與崧高同是贈行而體制既殊意義亦別申伯之職以蕃翰為重故首章

即及之而通篇述就封始末甚詳山甫之職兼總內外城齊之役其暫耳故篇末方言之復惓惓望其適歸二詩旨各有在崧高序云建國親侯烝民序云任賢使能得其解矣

烝民八章章八句

奕奕梁山

疏言梁山者耒韓國所在括地志梁山在韓城縣東南一十九里雍大記梁山在今西安

府同州郃陽縣北

維禹甸

治田出穀稅曰甸

之

嚴緝功莫大於禹故詩人

十里與韓城縣接界

美人君之功多配禹言之文王有聲云豐水東注維禹之績而繼之皇王維辟以武王配禹也信南山云信彼

南山維禹甸之而繼以曾孫甸之以成王配禹也此詩亦以宣王配禹語勢略同孔氏述毛以為美韓侯能復

禹之功則

有倬其道

言宣王有倬然著明之治道韓侯

受命

按韓國侯爵武王子所封宣王是時命韓侯為侯伯

王親命之

續戎以下命之之辭也

續戎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懈

音懈讀訖力反音戰

虔共恭爾位

朕命不易

如字幹音

不庭方

輔氏曰汝宜修其職業有不來庭之諸侯則助王以幹正

之以佐戎辟

音壁○此章道考一韻解易辟一韻

○四牡奕奕孔修且張

嚴緝駟傳云張腹幹肥張也

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王錫韓

侯淑旂

傳淑善也鄭云善色交龍為旂

綏章

傳綏大綏也疏王制有大綏小綏是交龍旂竿所建

與旂共一竿為貴賤之表章故曰綬章

簞弗錯衡

讀如杭詳采芑

玄衮赤舄鈎

膺鏤

音羊錫

○箋眉上曰錫按金路無錫有鈎此言鈎膺必於馬面之錫

金路矣而得有

鄴

音廓

鞞

音橫

淺幟

音覓

○以去毛之皮施于軾之中央又以虎豹

之淺毛

絳

音條

革

詳蓼蕭

金厄

箋以金為小環往往纏轡之詩詁厄者接轡之環以金為

覆軾

之○季本曰淑旂綬章旂飾也簞弗錯衡車飾也玄衮赤舄服飾也鈎膺鏤錫馬飾也鄴鞞淺幟所以施于車者絳革金厄所以施於馬者備言所錫所以表其見重於天子也

○韓侯出祖出宿于

屠

王應麟曰毛傳屠地名不言所在潞水李氏以為同州鄆谷按說文有左馮翊鄆陽亭馮翊即同州也解

頤字義曰同州之鄆谷似太遠或以為屠杜古通即鄆縣之杜陵則在鎬南非通韓之道當更詳之顯父

音甫。周卿士。餞之清酒百壺其殽維何魚音鼈鮮魚其藪音連。

維何維筍

音及蒲

傳蒲蒲弱也疏弱大如匕柄正白生

法鬻煮同

其贈維何乘去馬路車籩豆有且

音疽

侯氏

呂記

覲禮稱來朝之諸侯皆曰侯氏

燕胥

箋諸侯來朝未去者皆來相與燕

韓侯取妻

去聲

汾音王

之甥蹶

音媿

父

音甫。○疏蹶氏父字不書國爵則非諸侯下言靡國不到是為王聘

使之入故傳知為卿士也

之子韓侯迎

去

聲止于蹶之里百兩

音亮又

彭彭

讀如

八鸞鏘鏘不顯其光

蹶父為王卿士其居必在京師韓侯入覲因以

親迎事與時會故詩人美之如此

諸娣

音

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

其盈門○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為

去聲

韓姑

巨乙反○蹶父姑姓韓姑

蹶

蹶父之子韓侯妻也王氏曰婦人稱姓以姓配夫之國故謂之韓姑按姑黃帝之後黃帝子十五人為姓十二

姑其一也相聲攸

擇可嫁

之所

莫如韓樂

音洛讀

如滯

孔樂韓土川澤

音洛讀

孔樂韓土川澤

音洛讀

孔樂韓土川澤

訐訐魴鰈甫甫麀鹿嘒嘒

音語與吉

有熊有羆有貓

毛苗

日麀麀同

有熊有羆有貓

毛苗

二音○爾雅似虎淺毛謂之號貓其似號貓而食虎豹者謂之狡倪

有虎慶既今居韓姑

平聲

韓姑

呂記春

秋時城

燕譽

其婦道有顯譽

○溥彼韓城燕

平聲

聲師所完

呂記春

秋時城

呂記春

秋時城

呂記春

秋時城

呂記春

秋時城

邢城楚丘城緣陵城杞之類皆合諸侯為之伯者尚如此則周之盛時命燕城韓固常政也

以先祖

呂記春

秋時城

受命

傳受命受王命

為一州侯伯也

因時百蠻

何楷曰言築韓城而使

韓之先祖居之者以其

何楷曰言築韓城而使

韓之先祖居之者以其

何楷曰言築韓城而使

韓之先祖居之者以其

何楷曰言築韓城而使

韓之先祖居之者以其

何楷曰言築韓城而使

受命為牧伯實就是百蠻所處之地而資其彈壓焉王錫韓侯其追釋文云如字又都回反

其貊

說文貊北方國豸種本作貉師古曰貉在東北方三韓之屬

奄受北國因以其

伯

何楷曰王錫韓侯以今日言也王界韓侯以北國今撫治因以其先世侯伯之職盡予之

實墉實

臺實畝實籍獻其貌

音

皮赤豹黃羆

修城池治田畝正稅法貢方物皆侯

伯總領之職故末章申明之與首章餘不庭佐乃辟語相應

序韓奕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

李氏曰此宣王錫韓侯以命耳曰能見賜之者非妄

予得之者非妄受春秋書錫命三莊元年王使榮叔

來錫公命文元年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成八年王使
召伯來錫公命皆妄予妄受何以為能錫命乎郝敬
曰朱子駁序謂錫命諸侯為常事非也如天子常能
命諸侯則幽厲不衰王迹不熄矣如天子錫命諸侯
為常事則蓼蕭湛露彤弓不足稱盛美矣又謂春秋
戰國亦有行之者夫春秋戰國何嘗知天子哉平王
命晉文侯惠王命齊桓公襄王命晉文公顯王命秦
孝公皆不得不命非力能制命者也宣王之命韓侯

則不然有南征北伐平淮會洛之功然後有封申錫

韓之舉安得與彼相方乎張文潛

未

曰崧高之序止

于建國親諸侯褒賞申伯韓奕之序止于能錫命諸

侯蓋周至厲王亂極矣王室衰微天子且不能有國

而況能建國乎諸侯背叛構怨連禍而況能親諸侯

乎賞命不行于上則褒賞申伯為可美也錫命不行

于下則錫命韓侯為可喜也楊子曰習治則傷始亂也

習亂則好始治也方宣王之初可謂習亂矣而宣

王始能行天子之職詩人為樂其始治而好之此所以美之也○黃震曰謝即南陽宛縣衛武關以制楚韓即今韓城扞臨晉以制狄皆天下形勝所在故宣王中興特著二詩焉

韓侯來朝受侯伯之命而歸尹吉甫作此以送之集傳謂韓侯初立來朝引禮即位除喪以士服入見聽命天子毛鄭諸家都無此說宣王平大亂命諸侯周道倬然著明故首章以禹功擬之詩曰以其介圭入

覲于王知是修常朝之禮又曰奄受北國因以其伯

知是命為侯伯

即州牧

周禮正北曰并州蓋為并州牧

兼領諸夷部也中述韓侯娶妻之盛者汾王之亂王室幾亡宣王任賢使能然後王甥更適樂國而威儀具備光顯如此王室尊安人情暇樂亦可因是想見此是文章波瀾

顧炎武曰水經注聖水逕方城縣固城北又東南逕韓城東詩溥彼韓城燕師所完王錫韓侯其追其貊

奄受北國王肅曰今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世謂韓

號非也

魏書地理志范陽郡方城縣有韓侯城

按史記燕世家易水東

分為梁門今順天府固安縣有方家村即漢之方城
縣也水經注亦云涇水逕良鄉縣之北界歷梁山南
高梁水出焉舊說以韓國在同州韓城縣曹氏曰武
王子初封於韓其時召康公封於北燕實為司空王
命以燕衆城之竊疑同州去燕二千餘里即令召公
為司空掌邦土量地遠近興事任力亦當發民於近

旬宣有役二千里外之人而為築城者哉召伯營申
亦曰因是謝人齊桓城邢不過宋曹二國此皆經中
明證況貉乃東北之夷而蹶父之靡國不到亦似謂
韓土在北陲之遠也又曰毛傳梁山韓城皆不注其
地鄭箋乃云梁山今在左馮翊夏陽西北韓姬姓國
也後為晉所滅故大夫韓氏以為邑名至溥彼韓城
燕師所完則自知其說之不通故訓燕為安而曰大
矣彼韓國之城乃古平安時衆民所完築惟王肅以

梁山為涿郡縣之山以燕為燕國孫毓亦云今於梁山則用鄭說於燕師則用王說二者不可兼通而又巧立召公為司空之說亦甚難而實非矣又其追其貉鄭以經傳說貉多是東夷因於箋末添二語云其後追貉為撮抗所逼稍稍東遷此又可見康成之不自安而遷就其說也今按此說有理王伯厚困學紀聞亦引水經注韓侯城為據但梁山韓城在北國者不著而晉所滅之韓國自在同州又馮翊梁山為大

河所經春秋時嘗壅河三日不流禹施功於此必多
故首云奕奕梁山維禹甸之若從水經注於末章可
通而於首章又未合姑筆之以俟明者○愚按秦苗
詩召穆公城謝凡任輦車牛徒御師旅皆自京師率
之以行此正古司空之職其先世召康公城韓當亦
然召康公為司空雖未見經典而
宣王時穆公為之恐是世職因召公封國在燕
遂謂燕師所完非必發燕地之衆往築韓侯之城也
奄受北國因以其伯或是分陝二伯之伯故東北蠻

夷皆在所統康成追狃東遷之說殊不足據集傳解
末章最當東萊亦同不必疑也○陳啓源曰命燕城
韓朱傳呂記之說當矣所謂燕師者當是燕國之衆
召公之子封燕者率之以城韓也周公作洛五服咸
至不問近遠山甫城齊自鎬而往與燕之去韓路亦
相等耳但謂韓初封時召康公為司空王命其衆為
築此城則未必然燕雖召公之國召公自食采畿內
未嘗之燕為此說者特因崧高疏引王肅語謂召公

為司空主營繕遂意其世居此職耳然宣王時城齊
使召穆公城謝則使仲山甫穆公一身未必常居司
空之職況其先世乎又按召康公歷事文武成康封
韓大約在成王時顧命列六卿位次召公為冢宰而
司空則屬毛公左傳又云畴季為司空
宣四年 召公不
與焉則世居其職之說豈足信耶

韓奕六章章十二句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

讀他侯反音偷古音致音由○箋
江漢二水合而東流浮浮然宣王

于是水上命將士使循流而下滔滔然林之奇曰古者
畿兵不出所以重內訓兵於諸侯各從其方之便武王
伐商實用西土至於征徐則以魯平淮夷則以江漢
本曰荆蠻既服而後召公伐淮夷故此詩言江漢浮
武大滔滔若荆蠻方畔則武
夫何由可從江漢而下哉
匪安匪遊淮夷來求

疏言其肅

將王命所以克勝也淮夷來求正是來求淮夷
古人之語多倒按左傳率師以來惟敵是求
既出我

車既設我旗

疏上言來求已至淮夷之境此言出車設
旗明兵已至境而臨戰地何楷曰鳥隼曰

旗軍行前朱雀此

匪安匪舒淮夷來鋪

即鋪敦淮
漬之鋪

○江

漢湯湯

音

傷武夫沈沈

音

○說文沈水湧貌引詩有沈
有潰此云沈沈言勇氣如水之湧

也經營四方

嚴緝淮夷止是南方南方不寧四方皆
將騷動政經營南土而謂之四方也

告

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

彭執中曰用兵非美事不得已而興師故曰王國庶

定庶者幸其僅然非以是為美也

時靡有爭王心載寧○江漢之許王

命召虎

何楷曰召公平淮之師仍從江漢歸適承王之後命武辟以下命之之辭也

式辟

音

四方徹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國來極

言來取正於王國是倒句法嚴緝

武事甫定即行疆理賦稅之法疑於病民且急迫矣不知非疚也非棘也什一乃周之定制天下皆於王國求

取中焉耳

于疆于理至於南海

讀音喜○呂記淮夷在尚是極其遠而言之曰至于南

海

○王命召虎來旬

李氏曰十日為旬故旬訓偏

來宣文武受命召

公

召康公

維翰

朱氏曰先王受命召公曰辟國百里則召公者實文武之損餘也

無曰予

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

呂記自召康公之後其風烈寥寥無

聞矣至穆公始復敏于戎事以繼其功我用是錫汝以福也按戎作即戎之戎此本之蘇傳

○釐

即釐

爾女士之釐

爾圭瓚

疏賜汝以圭柄之王瓚天子之瓚其柄之圭長尺有二寸賜諸侯蓋九寸以下

拒鬯

陳啓源曰拒鬯毛鄭異說拒鬯必和鬱不和鬱不名鬯此毛說也和鬱名鬱鬯不和鬱名拒鬯此鄭

說也鄭止因周禮有鬯人二職而鬱人掌鬱鬯明是鬯人所掌尚未和鬱故分而二之然詩書左傳所用皆稱拒鬯並無稱鬱鬯者以言鬯則鬱在其中也鬯之為義以芬芳條暢元因鬱草得名說文鬯字注云以拒釀鬱草芬芳以一豆

音酉○爾雅鬯豆鬯注尊

告于文

人按疏云以告祭于汝先祖有文德之人此蓋謂康公也集傳以為文王詩緝從之長發云若是文王圭瓚

桓王何不自用之而以賜虎哉下言于周受命此方是就文王廟命之以告文王耳詩人立言自有次第

錫山土田

讀如陳

于周受命自召祖命

使虎受山川土田

之命于岐周用其祖康公受封之禮也

虎拜稽首天子萬年

讀音寧

○虎拜

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

讀去九反音糗○陳氏曰作為也考成也自期為吾祖康

公成其終以答王自召祖命之語東萊華谷皆同此說集傳謂作康公廟器而勒王策命以考其成且祝天子以萬壽如古器物銘之類此解吾不敢從

天子萬壽明明天子令聞

音問不已

矢其文德

古音考音的

洽此四國

序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

呂穆公虎

平

淮夷

疏命召虎在江漢之上蓋順流而行將至淮夷乃北
行向之也召公所伐淮夷在漢水之南魯公所伐淮
夷在淮水之北當淮之南北皆有夷也陳氏曰淮夷
之地不一徐州有夷則在淮北者也揚州有夷則在
淮南者也江漢常武二篇同言淮夷以地理攷之江
漢之許王命召虎是淮南之夷也若在淮北則江漢
非所由入之路矣曰率彼淮浦省此徐土是淮北之

夷也若在淮南則徐土非聯接之地矣○詩曰江漢之潏王命召虎蓋宣王征徐戎時道出江漢即於是水上命召穆公東萊謂或者會江漢之師以伐之是也惟由江漢進兵故詩因之以起興渤海胡氏疑江漢合流大別山去淮夷絕遠昧其義矣首章言討罪二章即言告成蓋淮夷望風而服不待戰也三章言辟地定賦之事古人用兵之後必急去苛政平稅法所以大慰民心也四章述王命召虎上續祖烈之辭

五章來旬來宣以下至六章自召祖命皆述王賜召
虎策命之辭所云用錫爾祉也虎拜稽首盡末章述
召虎受賜而深致其稱願之意如此

嚴緝周興西北岐豐去江淮絕遠故淮夷最難服從
化則後倡亂則先周人經理淮夷用力最多成王初
年淮夷同三監叛又同奄叛伯禽就封又同徐戎叛
至厲王時四夷交侵宣王一命吉甫北方旋定繼命
方叔蠻荆來庭其後命召公平淮南之夷又命皇父

平淮北之夷蓋南方之役至再至三淮夷未寧則一方倡亂天下皆危必淮夷平然後四方定此江漢常武所以為宣王之終事而繫之大雅之末也○王志長曰方叔南征蠻荆考之采芑亦以戎車致勝江漢成功實三代以來涉險出奇之祖

江漢六章章八句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

讀音所

南仲大

音泰

祖大

同

師皇父

音甫

王氏曰王所命之卿士言其世則以南仲為太祖言其官則太師言其字則皇父陳氏曰自冢宰而下為六

卿太師而下為三公既曰王命卿士又曰太師皇父者周家不特設三公皆兼職而已如周官以冢宰兼太師

也
整我六師以修我戎

讀如汝陳第云或武字之誤

既敬既戒

讀音

孰者將所以自治戒者將所以治衆也

惠比南國○王謂尹氏命程伯休

父

音甫○郡國志河南洛陽縣有上程聚古程國伯休父之國也疏王謂其內史尹氏汝當作此策書命此

程國之伯字休父者為大司馬內史職云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當是尹吉甫為卿而兼內史左

右陳子

音杭

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

即省方之省

此徐土不留

不處

上聲

三事就緒

箋三農之事各就其業或曰此即十月之擇三有事而無正之三事大夫

也○赫赫業業

讀直却反音虐古音考音岳

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

紹

集傳紹糾紫也本說文陳風舒天紹兮

匪遊徐方繹騷

讀蘇侯反音搜○言王師舒徐

安行非糾紫也非遊遊也而徐之人已絡繹騷動矣

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

驚

此章業作一韻遊騷一韻霆驚一韻

○王奮厥武如震如怒

上聲○王氏曰江漢

曰匪安匪舒此曰王舒保作益江漢武天之事此王音之事也如雷如霆先加以聲也如震如怒復致其實也

進厥虎臣闕

音

如虢

音

虎鋪敦淮漬仍

就

執醜虜

左傳後者

敦陣整旅箋今布陳敦厚之陣于淮水之涯就執其衆虜

截彼淮浦王師之所

何楷曰進

厥虎臣用奇兵以邀擊之鋪敦淮漬正兵不動但更番迭出因執其拒敵者蓋王師先據地利截斷淮浦而居

之彼欲拒則不能欲逸則無路所以服也按戡本訓斷也不作治解玄于此說得之

○王旅嘽嘽

音灘○如飛如翰傳疾如飛驚如翰陳啓源曰疾言其

衆盛貌驚鳥若鷹頭之類集傳如飛如翰如江如漢疏江漢以

疾也併二義為一如翰為贅矣師之衆其如山之苞音近獲如川之流疏兵法有動有

擾故以山喻動則不可禦止故以川喻顧炎武曰如山

之苞營法也如川之流陳法也古之善用師者能為營

而後能為陳管子霸國之謀猶作內政以寄軍令使之

耳目素習心志素定如山之不可動搖然後出而用之

如決水于千絲絲不可翼翼不可不測不克疏兵法應

美其不可測濯也征徐國○王猶猶訓道謀出于允塞

朱氏曰首章言敬戒卒章言允塞非敬戒無以見軍旅

之嚴非允塞無以見王道之大惟軍律之嚴所以戰而

必勝惟王道之大所以不戰而自服也

徐方既來

讀如力

徐方既同天子之

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徐方不回

違命

王曰還歸

序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為戒

然

朱子曰詩中無常武字召穆公特名其篇蓋有常德

以立武則可以武為常則不可此所以有美而有戒

也

陳啓源曰宣王懲艾前愆勵精圖治試中興令上但銳于始者必至鮮終故穆公此詩以常武名篇

而因美為戒厥後貳績美戎料民太原武事不立實由厥德不常穆公殆早見之小雅宣王詩十四篇美

刺兼之大雅宣王詩六篇有美無刺然小雅兼美刺而終之以美善善長也大雅專於美而終之以戒不欲沒其實也

實也

此詩美宣王自將平淮北徐州之夷也淮水中界南北淮北即徐州鄭氏謂既定淮浦之國遂進而伐徐季彭山云當時挾淮夷以叛者徐戎也故省徐土以威之而淮夷自服淮夷亦在徐州之域故總謂之徐方云首章二章述王命元帥及大司馬之辭也南仲太祖太師皇父毛氏云命卿士南仲于太祖之廟

左傳

帥師者受命于廟
疏云太祖后稷

皇父為太師意謂南仲主兵皇父

監撫王肅述毛云皇父以三公而撫軍也殊南仲于

王命親兵也鄭氏以王命卿士為大將不應並命二

人故云用其以南仲為太祖者今太師皇父是也

高仲

見出車篇皇父
以卿士兼太師

孫毓述鄭云宣王之大將復字南仲

傳無聞焉且古之命將皆于禰廟未有於太祖之廟

者故以南仲為太祖非命於太祖也孔氏依違兩說

朱子則斷從箋

介甫穎濱東
萊華谷俱同

尹氏掌命卿士即內史

也策命程伯休父為大司馬楚語程伯休父重黎氏之後宣王時失其官守而為司馬氏是也周禮司馬職云及師大合軍大師謂王親征則掌其戒令故云左右陳行戒我師旅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期以蚤平徐土歸就朝廷職業程伯與皇父皆公卿之官所謂三事也三章述王師在道時事四章五章述進兵克敵時事末章則言徐服而振旅王猶允塞不尚權也王曰還歸不黷武也所謂因美為戒者如此

張文潛

表

曰先王之道文所以立常武所以禦變宣

王有常德以立武事則其武也未嘗去文也何以明
之詩云惠此南國省此徐土而終之以王猶允塞所
謂修文德以來之也雖然因以為戒武不可觀故也
夫以宣王中興之君皇父賢才之將而征蕞爾之徐
土必曰既敬既戒者兵凶器戰危事也不留不處尚
神速貴省費也王舒保作舒者不竭士力以逐利保
者軍行必依水草山陵所以為固也王者之兵不以

怒戰怒戰者不勝其忿者也王奮厥武如震如怒則未嘗震未嘗怒也如雷如霆如震如怒所謂先聲後實也徐方震驚而後進厥虎臣擊其亂也鋪敦淮濱則我乘地利敵逼於水矣所以能執醜虜也王旅嘽嘽以逸待勞也如飛如翰管子所謂有飛鳥之舉善超高也如江如漢所謂有積水之洋洋善守下也固如山之苞止營壘也順如川之流行部伍也繇繇為弱外誘敵也翼翼為飭內謹法也先王之用兵雖動以

仁義然行之有紀馭之有術不為小仁末義以陷人於死地所謂有常德以立武事者也

淮夷徐戎並興挺禍自伯禽就封已然穆王時徐戎率九夷以伐宗周遂有偃王之亂厲王時淮夷入洛

命虢公長父征之不克

見汲冢周書及後漢書

宣王初年先逐

玁狁繼征荆蠻二方既平乃謀東畧伐淮詩云江漢之潒王命召虎伐徐詩云王奮厥武如震如怒二師

意同時並發

此劉汝楨說

蓋淮徐接壤勢相犄角又徐大

而淮夷小故淮夷則遣召穆公徵兵江漢南下經畧而徐方則以天子六師臨之詩曰鋪敦淮濱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知是天子親將駐淮遏截南北二處使不得相救兵法所謂合者離之也征徐必須勝之以兵威征淮不過出車設旗不待戰而下合觀二詩當時進兵形勢略可想見矣考竹書宣王五年夏伐玁狁秋伐荆蠻六年召穆公帥師伐淮夷王帥師伐徐戎皇父休父從王次於淮亦以淮徐二役

為一時事當得其實也華谷云召公既平淮南之夷
未幾淮北之夷復挾徐戎以叛宣王於是親征之不
知何據而云然

常武六章章八句

瞻

音仰

昊天則不我惠孔填

呂記音塵古音考音真○久也

不寧降此

大厲邦靡有定士

士

民其瘵

音債讀側例反音制

蟲賊

謂小人皇父號石父

之蟲疾

疏蟲賊害禾稼之蟲蟲疾實言其害稼

靡有夷屆

讀如既○無有平夷可極其所

至罪罟不收

疏罪罟謂多立科條使民易犯若設網以待禽獸然網罟有收斂之期而王施刑禁

則不收也

靡有夷瘳

無有平夷如疾之得瘳者

○人有土田女

音汝

反有之

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

覆說

音脫

之

此章有叶收奪叶說是隔句用韻之法○人有土田四句蟲賊之害也此宜無罪四句罪

害之害也申說上章

○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

鄭讀噫李迂仰引師古漢書注幽王

以褒美亦通

厥哲婦為臬

土

為鵠

怪

婦

有長舌維厲之階

讀音基○丁奉曰幽王之厲甚矣申后黜而太子廢家

厲也小人盛而刑獄頌國厲也諸侯叛而夷狄侵天下

厲也三川竭而岐山崩天地厲也凡此之屬皆從長舌

以為階小雅赫赫宗周褒姒威之然則其所以威者此

舌耶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

讀呼位反音戲

時維婦寺

言婦寺非可教誨而王偏聽之婦人干預朝權無不假手奄宦政兼及寺人也頓濱云王不用教誨之言惟婦

寺是聽亦通

○鞠人攸忒諧

音僭按小雅巧言詩僭始音諧此詩諧始音僭蓋二字可通用

始竟背

音佩讀必墨反音迫○言婦寺之禍攸害變忒窮屈正人始諧毀而終則背棄之此李氏說勝

集傳宣曰不極伊胡為慝

其惡宣為不極而反曰是何足為慝乎

如賈

音古三

倍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

箋小人居貨而有三倍之利君子知之非

其宜也今婦人休其蠶桑織紉之職而與朝廷之事其為非宜亦猶是矣何楷曰如賈三倍刺鬻獄者坐而問

利也休其蠶織刺内外

○天何以刺何神不富

讀方味反音廢

○嚴緝天何為出譴告以責王乎何神亦不福王而降災害乎凡以王信任婦人之故舍

音捨爾介狄

介狄謂人狄即周語史伯所云申繇西戎方強王室方駭將以縱欲不亦難乎者也

維予胥忌

不弔不祥

天降不祥如日食星隕山崩川竭之屬顧炎武曰威儀之不類賢人之喪亡婦寺之專橫

皆國之不祥而日月之眚山川之變鳥獸草木之妖其小者也故孔子對哀公以老者不教幼者不學為俗之

不威儀不類也

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天之降罔維其

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天之降罔維其幾

危矣疏優也者自

天降而多也幾者至人

人之云亡心之悲矣○感

必沸

音檻泉解見泉菽詩

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

菽沸泉之

源所由者深喻已憂所從來者久

不自我先不自我後

讀如藐藐莫昊

天無不克讀如古○

天雖高遠然仁愛人君無不能鞏固其命

無忝皇祖式救

爾後

讀同上○末四語猶冀王之改過而以皇祖感動之皇祖謂文武也

序瞻卬凡伯刺幽王大壞也

曹氏曰凡伯作板詩在厲王末至幽王大壞時七十

餘年矣決非一人猶家父

瞻卬七章三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毛傳第二章十句集傳以

哲夫二句屬三章今從之

旻天疾威天篤降喪

去聲

瘝音顛

我饑饉民卒流亡我居圉

卒荒

箋民盡流移故國中至邊境盡空虛

○天降罪罟音紅○

胡氏曰

犬戎之害在外小人之害在內故云蝨賊內訌蓋蝨賊之害稼亦不在外而在內也按下章泉竭自中正與此

應昏

音

靡共

音恭

○言昏亂極喪之久無肯共其職事者鄭以昏為闇人極為毀陰破字故

集傳

不從潰潰回通實靖夷我邦

靖如崩○陳啓源曰毛以靖訓謀本釋詁文鄭以夷

訓滅則恒解也言此昏極回通之人所謀皆滅國之道語本徑捷後儒以靖夷為治平取義太紆黑按書傲子

自靖孔傳亦訓謀蓋漢初人釋經皆宗爾雅

○皐皐訛訛

音紫○王氏曰皐皐緩不共職也訛

訛與小雅同

曾不知其玷兢兢業業孔填不寧我位孔貶

業兢兢

守職者甚久矣不自安其位必見貶斥○此章言用者不賢賢者不用其顛倒錯亂如此

○如彼歲

旱草不潰茂如彼稂莠

呂記士始反音止楊旭曰莠字本有上聲與下止叶洪武正韻

音沮是也集傳作七如反恐點畫有譌陳啓源曰此苴與幽風叔苴之苴不同考韻書水中浮草當讀如槎釋文士如反恐如乃加之譌也呂記士始反始又如之譌也嚴緝苴音茶獨得之愚按音沮者乃履中草也未知梗苴之苴可借音否若音茶又於全詩不叶此章叶法未曉詩本音云無韻我相比邦無不

潰止

春秋傳國亂曰潰邑亂曰叛嚴緝谷風有光有潰潰怒也小旻是用不潰于成召旻草不潰茂潰遂也

潰潰回適無不潰止潰亂也水之潰者必橫暴而四出故怒之甚者為潰遂之甚者為潰亂之甚者為潰皆一理也○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音之富善人非若今

時也今之病君彼疏與音敗楊氏曰當叶旁費

斯裨

音敗楊氏曰當叶旁費切音避與下替字叶本

訓穀也米一斛舂凡斗○彼疏斯裨音君子病而食羸小人進而食糲也

胡不自替職兄

音況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

○兄古與況通本訓滋也

益

斯引

集傳引字無韻疏義大全並云叶法未詳

○嚴緝彼小人何為不自退廢以避君子乃

○池之竭

矣不云自頻

當依鄭作濱

泉之竭矣不云自中

讀如蒸○池之竭宜不云由外之

不入乎泉之竭宜不云田內之不出乎此正喻禍亂有所從起集傳以兩不云作實說失之

溥斯害

矣職兄

况

斯弘不裁

或

我躬

此章頻中一韻弘躬一韻○嚴緝溥徧被害如此而

小人猶主此滋益之至于弘大是豈不裁我身乎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曰

辟

聞

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於

焉

乎

呼

哀哉維今之

人不尚有舊

讀巨儿反音故○陳櫟曰此詩及瞻卬篇末皆拳拳有望治之意前詩望其改過而

無忝皇祖此詩望其改圖而擢用舊人審如是則否猶可泰危猶可安寧至有犬戎之禍乎

序召旻凡伯刺幽王大壞也旻閔也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也

蘇傳因其首章稱旻天卒章稱召公故謂之召旻以別於小旻而已序旻閔也以下蓋是衍說爾○潘筌江曰瞻卬言內惑于嬖妾召旻言外嬖于小人蓋內有褒姒之寵則外無召公之臣矣低昂輕重之勢如持衡然故曰後宮色盛則賢者隱微羣婢倡言則善

類啞啞邦國殄瘁恒必有之二詩非千古之永鑑哉
陳氏曰周南繫于周公召南繫于召公化之盛者必
有待於二公也風之終繫以幽雅之終繫以召旻化
之衰者必有思於二公也

召旻七章四章章五句三章章七句

詩經通義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經通義卷十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_臣莫瞻菴

刑部郎中_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_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_臣吳紹昱

謄錄監生_臣程驪

欽定四庫全書

詩經通義卷十一

吳江朱鶴齡撰

周頌

蘇傳周頌皆有所施于禮樂蓋因禮而作頌非如風雅有徒作而不用者也周頌篇第之先後則不可究矣朱子曰周頌三十一篇多周公所定韻多不叶未詳其說

清廟之什

於音鳥穆清廟肅雖顯相

去聲○箋有顯著之德者來助祭也

濟濟上聲多士

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

大也奔走在廟不

一說不顯不承

即如承大祭之承劉氏曰書言烝祭文武此樂歌專頌文王之德者父子並祭統于尊也逸則陶氏曰書以丕

顯屬文謨丕承屬武烈疑此不顯不承兼頌文無射音武其曰秉文之德則統于尊耳此說極有理

于人斯

按顯承無射毛傳皆主文王之德鄭箋以顯明承順屬助祭者言之集傳從毛義

序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

焉

疏周公成洛邑在居攝五年

此鄭氏說

其朝諸侯則在六

年明堂位云周公踐天子之位以行王政六年朝諸侯于明堂即此時也此詩既作之後其祭皆升堂歌之以為常曲禮記每云升歌清廟是也文王之德莫重于清廟故為周頌之首朱子曰書稱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實攝政之七年而此其升歌之辭也樂記曰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即謂此

鄭氏曰朱絃謂練朱絲為絃練則聲濁越瑟孔

底也疏之使聲遲倡發曲句也三歎三人從歎之耳

○按一倡三歎是四人歌之每成一句已似一章句

末自然成韻周頌多
不叶韻殆以此歟

漢因秦樂乾豆上奏登歌獨上

歌不以管絃亂人聲欲在位者徧聞之猶古清廟之
瑟也○呂記洛誥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
命惟七年則是周公成洛邑在于七年非在五年朝
諸侯者成王就新邑祀文武周公率諸侯以從之耳
明堂位云云乃漢儒之妄

清廟一章八句

維天之命於

音鳥

穆不已於乎

音呼

不顯文王之德之純

純毛訓大當從之集傳云不假釋文音暇以蘇傳音暇以湓我我其

收之

假毛鄭皆訓嘉即嘉樂之嘉蘇傳云大也皆通湓鄭云盈湓也收毛鄭皆訓聚孔疏云湓是流散收

是收聚上下相成集傳謂何之聲轉而為駿惠嚴緝惠假恤之字訛而為湓今不從辨詳攷異

德大惠則無斯須毫髮之違反也我文王曾孫篤之疏篤之者用意專而隆厚即假樂所

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也嚴緝去聖浸遠典型易墜非用意篤厚不能守也又曰頌者成功告神必言子孫勉

力保守以慰祖考之意故此詩曰曾孫篤之烈文天作亦曰子孫保之

序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也

蘇傳文王受命未終而沒周公成王繼之天下太平

以為文王之德所致也故以告之郝敬曰不言治功而言天命文德者治具鋪張非太平也太平無象故以天命於穆文德不顯形容其至天無言而萬物生聖無為而萬民化此所以為太平也

王者制禮作樂為太平之事詩不言而言文德者原其本也毛傳引孟仲子美周之禮本非正旨鄭箋遂以周禮六官之職解駿惠文王失之矣假以湓我我其收之言文王之德大而被及于我我當有以受之

不敢失墜也

本箋疏說

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言我既以

大順文王之德自勉後世子孫亦當篤厚之而不忘斯可以保太平之業也

維天之命一章八句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

此與儀式刑文王之典句法相類何玄子云維清為句與下裡成禎

叶未知然否○清也緝也熙也備舉文王之德以典言之者德寓于法爾集傳云所當清明而緝熙者文王之

典也所當肇裡句○周禮大宗伯以裡祀祀昊天上帝二字宜刪肇裡嚴緝云文王有典則以貽子孫王業雖

未成而裡祀上帝之禮已肇始于此呂記言周人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其禮始于此也二說並通迄

用有成維周之禎

首二句無韻下三句裡成禎為韻○
嚴緝祀文王之典為周之禎祥祥者

吉之先
見者也

序維清奏象舞也

象以管奏列在堂下故曰下管象
然堂下合樂則必舞故又曰象舞

疏左傳見舞象箭南籥者服虔云象文王之樂舞象

也杜預云箭舞者所執南籥以籥舞也其言箭為所

執未審何器要知箭與南籥必是此樂所有也此樂

名象以其象事為舞故稱象舞也象舞之樂象文王

之事其大武之樂象武王之事故禮記文王世子明

堂位祭統皆云升歌清廟下管象象與清廟相對即

俱是詩篇

二詩同時所用但一升歌一管奏

劉氏曰象則文王之樂

所謂象箭者蓋文舞也文王之舞謂之象武王之舞

謂之武將舞象則先歌維清是以序曰奏象舞其辭

曰文王也將舞武則先歌武是以武之序曰奏大武其

辭曰於皇武王也內則十三學舞勺十五學舞象

象則象箭也

蘇傳同

曹氏曰季札觀樂見舞象箭南籥

者文王樂也見舞韶箭者舜樂也是象有箭韶亦有

箭

左傳注以象箭之箭音朔韻
箭之箭音簫嚴云皆當音朔

說者謂舞竿曰箭然

則執箭以舞猶干舞也執簫以舞即簫舞也樂以象
成文王雖大業未究而本其功德之所起可得而形
容也故作樂以象之謂之象舞鄭氏以象舞為專象
刺伐然簫非刺伐之物也嚴緝象文舞也鄭以為象
用兵時擊伐之聲如此則武舞矣維清象舞之樂歌
武大武之樂歌大武為武舞故武頌言勝殷遏劉之
事維清不言征伐則象舞非武舞也又曰鄭于文王

世子明堂位祭統升歌清廟下管象皆以管象為武王之舞謂周頌武也孔申鄭義以文王武王之舞皆名象維清象舞為文王下管象為武王其意蓋謂清廟與管象若皆為文王不應有上下之別耳古樂歌者在上以人歌者皆曰升歌亦曰登歌匏竹在下以管奏者皆曰下管春官大師率瞽登歌下管備樂器益稷下管鼗鼓是也清廟以人歌之自宜升象以管奏之自宜下凡樂皆有堂上堂下之別也何楷曰按

舞象箎而歌維清賈氏謂詩為樂章與舞人為節殆
近之若舞箎則歌二南鼓鐘所謂以箎以南是也武
舞左執朱干右執玉戚文舞則左執箎右秉翟故知
象箎之舞原武舞康成之解非無據也華谷謂文王
作樂宜象文而不象武夫文之為文武之為武從其
重者言之非謂文王不足于武武王不足于文也戡
黎伐崇遏密不彰彰歟○陳啟源曰勺象皆舞曲也
鄭氏注內則以勺為文舞象為武舞疏引熊氏語證

之蓋勺即頌之酌象即頌之武也其維清序云奏象
舞獨見于左傳襄二十九年不在六樂之列

見孔疏

與

大武之象異大武之象象武王之伐維清之象象文
王之伐此雖經無明文先儒相承之說當有本也况
文王七年五伐其武功最多豈必專象其文耶愚按
玄子長發之說最為得之可正曹嚴諸家之偏論左
傳明言見舞象箭箭為舞千千非武舞乎康成惟專
主武舞故解文王之典為征伐之法肇禋為文王受

命始祭天而枝伐

伐紂之枝黨

後儒以祭天非文王事又

枝伐出緯書故不用其說然伐崇而類祭見皇矣詩

類祭之為祭上帝見舜典泰誓及王制鄭說不得謂

之無稽

維清一章五句

烈文辟

音壁

公

疏呼諸侯而告之也王炎曰為國君故稱辟舉五等之貴者故稱公

錫茲祉

福

毛云文王錫之鄭云天錫之歐陽云文武錫我君臣皆可通集傳則云諸侯錫我祉福楊用修深非其說

然解此猶通下念茲戎功亦以為助祭錫福之大功則太泥矣朱睦㮮曰毛鄭解錫福于事情為近不失天子

戒諸侯之體洪範云天子敎福以錫民未聞諸侯反錫天子以福也惠我無疆子孫保之

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王氏曰戒之以無封以專利無靡以傷財則王之所

崇也念茲戎大功繼序子孫繼世其皇之無競維人四方

其訓之箋莫强于得賢人也得賢人則國不顯維德集

莫顯于德百辟其刑之王氏曰先王之戒諸侯也欲其競競則中國强矣欲其顯顯則

從鄭箋中國尊矣四方訓之百辟刑之則欲其各以德善胥訓胥傲也內則百僚師師外則諸侯胥訓胥傲則能以天

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矣先儒乃謂不欲諸侯名譽出境是乃力征征營天下惴惴恐天下軋已之私意而何

足以語於乎音烏前王不忘朱子曰此篇以公疆二韻相叶未審當從何讀意亦

可互用也劉瑾曰第一句與第六句第七句相叶第三句與第五第八第十三句相叶亦隔互叶韻也

序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

疏周公居攝七年致政成王

本史記

成王以明年歲首

即政

辨見載見篇

于是祭祖考戒諸侯○按朱子辨說以

詩中未見即政之意故集傳但云此祭于祖廟而獻

助祭諸侯之樂歌

儀禮賓三獻尸之後主人酌酒獻賓

然序說本通不

必易宗廟之中助祭為重觀此詩及載見詩可見揚

子雲云孝莫大乎寧親寧親莫大乎寧神寧神莫大

乎萬國之歡心嚴緝成王即政之初周興未久也助
祭諸侯多身佐武王定天下者故詩曰錫茲祉福美
其夾輔以興周祚也曰念茲成功念其屏翰之大功
也曰前王不忘欲其不忘文武也箋說諸解多失之

列文一章十三句

天作

即帝作邦作對之作

高山

岐山

大

音泰

王荒之

即幽居允荒之荒輔氏曰治荒謂之

荒猶治亂謂之亂

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

箋彼彼萬民也嚴緝彼作謂舊民之

樂遷如百堵皆作庶殷丕作之作也彼徂謂新民之歸往如其子焉往之往也按古本皆徂矣為句朱傳解徂

作岵連岐為句今

岐有夷之行

讀如杭○夷易行道也民之望岐周而歸之者

不從辨詳考異以岐周之君有平易之道故下云子孫保之正言世世守此道也毛鄭義如此集傳則云岐山有平易之道路括大雅拔兌駢喙等語在內○蘇傳云大王既作之矣文王從而安之大王文王雖往矣人咸望岐山而歸之是集傳所本而改徂子孫保之為岵又小變其說

序天作祀先王先公也

箋先王謂大王以下先公諸公至不窹嚴緝引天保箋云先公

謂后稷至諸
盤盤音周

疏祀先王先公謂四時之祭祠禴嘗烝也時祭所及

惟四親廟及太祖

此據祭法并二祧廟為七廟與王制不合

成王時祭當

自大王以下上及后稷一人詩人近舉王跡所起不
及后稷序以祭時實祭后稷故并先公言之郝敬曰
時祭之樂非一章此詩止頌大王文王當時舉功德
之最盛者歌之耳朱傳作祭大王之詩不兼文王蓋
以文王若與祭不應遺王季也然詩并頌二王安得
獨為祀大王既祀大王文王安得遺王季后稷從序
說是○何楷曰周易兩言王用享于岐山則岐山之
祭周固有之矣季彭山以此為祀岐山之樂歌亦一

說

天作一章七句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

楊慎

曰國語叔向解云宥寬密靜也毛傳用之鄭箋寬仁所以止苛刻安靜所以息暴亂豈不明白正大得帝王之

體集傳解宥為宏深密為靜密以字於音緝熙單都但義言之宥者寬宥未聞宥為宏深也

反音厥心肆傳肆固也鄭云當作故字其靖之又箋於哉旦誤也按固故古通用

廣之單盡其心故能咸和永清安靖天下受命而成其為王也

序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

歐陽義此詩言二后者文武也則成王者謂成王誦
當為康王以後之詩而毛鄭以頌皆成王時作遂以
成王為成此王功執競曰不顯成康自彼成康者成
王康王也猶文王武王謂之文武云爾然則執競當
是昭王以後之詩而毛以為成大功而安之鄭以為
成安祖考之道皆以為武王也噫嘻曰噫嘻成王者
亦成王也而毛鄭皆以為武王由其以頌皆為成王
時作耳以為成王康王豈不簡且直而于詩文理易

通如毛鄭之說豈不紆且曲文理亦不完而難通學者何苦而從其紆曲而難通哉蘇傳此詩有成王不敢康執競有不顯成康世或以為此言成王誦康王釗也然則周頌有康王子孫之詩也周公制禮禮之所及樂必從之樂之所及詩必從之故頌之施于禮樂者備矣後世無庸易之且詩曰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又曰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成王非基命之君而周之奄有四方非自成康始也朱子曰國語叔

向引此詩而曰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定武烈者也以此證之其為康王以後祀成王之詩無疑而毛鄭舊說定以頌為成王時周公所作故凡頌中有成王及成康字者例皆曲為之說以傳己意古今諸儒無有覺其謬者獨歐陽著時世論以斥之其辯明矣然學者狃于習聞未肯深信也小序又以此詩篇首有昊天二字遂定為郊祀天地之詩諸儒往往亦襲其誤殊不知其首言天命者止于一句次言

文武受之者亦止于一句至于成王以下然後詳說不敢康寧緝熙安靜之意乃至五六句而後已則其不為祀天地而為祀成王無可疑者又况聖人制為祭祀之禮必以象類故祭天子南祭地于北而其壇壝樂舞器幣之屬亦各不同若曰合祭天地于圜丘則古未嘗有此瀆亂繁雜之禮若曰一詩而兩用如所謂冬薦魚春獻鮪者

此劉安世說

則此詩專言天而不

及地使于澤中方丘奏之于義何取乎序說

云云

反

覆推之皆有不通故今特上據國語旁采歐陽以定其說庶不失此詩之本旨耳或曰國語所謂始于德讓中于信寬終于固和故曰成者其說成字不為王誦之諡而韋昭之注大畧亦如毛鄭之說矣此又何耶曰叔向蓋言成王之所以為成以是三者正猶子思所謂文王之所以為文班固所謂尊號孝昭不亦宜乎者耳韋昭何以知其必謂文武以是成其王業而不為王誦之諡乎蓋其為說本出毛鄭而不悟其

非者今欲一滌千古之謬而不免于以誤而證誤則將何時而已耶或者又曰蘇氏不信小序而于此詩無異辭且以為周公制作所定後人不容復有改易成王非創業之主此詩不應言基命執競不應言奄有四方此又何耶曰蘇氏不信小序未嘗見其不可信之實也夫周公制作亦及其身而止耳若乃後王之廟所奏之樂自當隨時附益若商之玄鳥作于武丁孫子之世漢之廟樂亦隨時而更定焉豈有周之

後王乃獨不得褒顯其先王之功德而必以改周公
為嫌耶基者非必造之于始亦承之于下之謂也如
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豈必謂大王王季之臣乎奄
有四方皇矣王季章中已有此句矣又豈可以其太
早而別為之說乎○愚按周禮冬至祀昊天于圜丘
夏至祀地祇于方澤禮記燔柴于泰壇祭天也瘞埋

于泰折祭地也天地分祭禮有明文

宋胡五峯宏又謂古無北郊之

祭而以社即是祭地朱子中庸郊社注從之方回又斥周禮大司樂文為劉歆偽作不足信詳余尚書埤

傳

後世人主每不克兼行蓋禮儀繁重則憚勞賞賚
優渥則憚費故多主合祀南郊之說宋元祐間蘇子
瞻條議最明晰合宜但引昊天有成命詩序以為合
祀天地之證則不然夫昊天有成命乃成王即政郊見
上帝之詩序言天而并及地猶言父老并及母經
典多然禮記兆于南郊就陽位也器用陶匏象天地
之性也亦兼地言之若如子瞻說則周人本無合祀
之禮安得有合祀之詩乎祀天而詩不詳言天者以

天無聲臭非形容之可既也周郊配以后稷而詩不及稷者以獻稷自有思文又受命配天始于文武則專稱二后其宜也昊天不可形容故成王不敢康以下推本文武受命對越上天之小心以形容之頌文武即以頌昊天也

郝仲興詩解鄧潛谷詩繹皆同此說

成命言天命之

成成王言王業之成二成字對舉如必以為指成王誦則下武云成王之孚酒誥云成王畏相又將何指乎朱子援國語云云以為成王誦之證夫左氏解經

就文立義多違本指故韋昭注取鄭訓以救之今謂國語說此詩為必可信則左傳邲降齊師引臯陶邁種德德乃降以降為降服之降此亦可據之以解書乎國語之解每懷靡及周爰咨諏朱子何以仍不用其說乎朱子又援商頌武丁孫子謂周頌亦當有昭王以後之詩夫商頌作者非一世周頌止作于成周盛時恐不可同論

周頌美先王之盛德告已之成功成王之初禮樂新定故頌皆作于

其時此見孔疏甚明

本紀云昭王之時周道微闕班固云成康

沒而頌聲寢昭王作頌本無依據止斷以執競一詩
不知執競是九夏之一昭王以後必無人更撰此樂
章也朱子說詩專取明白簡直此以論風雅猶可頌
告神明辭旨幽奧安得盡絀古注而一以明白簡直
者求之乎

呂記嚴緝皆不用朱說

王志長曰此詩頌二后耳何

以郊祀天地用之夫帝王之功莫大于作君師以靖
亂則昊天德莫大于生帝王以開治矣桑柔云我
生不辰逢天憚怒蕩云疾威上帝其命多辟板云上

帝板板下民卒瘁節南山云天方荐瘥喪亂弘多瞻
卬云瞻卬昊天則不我惠蓋疾喪亂者每致憾于天
之生暴君則樂太平者必致頌于天之生聖主然則
肅然于禋祀之下者舍篤生文武又何以頌天地之
大德也哉

昊天有成命一章七句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

疏祭法云燔柴于泰壇祭天也用
騂犢明堂祭天不用特牛者此祀

以文王為配故用太牢于禮得有羊也詩故夏官羊人
曰釁積共羊牲鄭氏謂積柴祭天蓋用羊實柴也先柴

而後獻故維羊在維牛之上按二說不同長發云此詩維羊乃為配享而設非享帝所用也嚴緝亦用詩故之

說不如孔維天其右之也按說文右訓助鄭云右助之是疏義優

右乎集傳解本周禮享右祭祀之文然不可從季本曰右與佑同若謂在饌之右則下言既右享之于義難通

豈有文王與上帝同儀式刑文王之典嚴緝儀式刑猶列而右牲之理哉

王之典毛于維清訓法此又日靖四方伊嘏音假○受訓常鄭以為常道義實一也

文王既右饗之饗歆也天曰其者望之而不敢必也我文王曰既者信之而知其必饗也

其夙夜畏天之威夙夜畏威只是常法于時保之

序我將祀文王于明堂也

疏即孝經所云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宗者尊也朱子語類郊曰天明堂曰帝一天而分祭何也曰為壇而祭故謂之天祭于屋下以神祇事之故謂之

帝

帝居中文王
西坐東向

饗帝明堂三禮不言何時惟月令云季秋大饗帝鄭氏注謂即饗帝于明堂大饗謂徧祀五帝然月令者

秦世之書周制未必然也

此孔氏說

明堂配帝不及武王

故孝經以為周公之孝康成誤解祭法祖文王而宗

武王遂云以文王配五帝

五方之帝

及五人帝

帝太皞等

于堂

上以武王配五人神

神勾芒等

于庭中其說迂怪

鄭以祖宗為明

堂之配蘇傳辨之甚詳

自漢以來明堂乃有並祭五帝及三宗

並侑之禮去嚴父之本意遠矣

我將一章十句

程子陳祥道呂東萊說俱見集傳

時邁

行也

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

助序也

此序謂帝王之傳序

有周

嚴緝

天其子之乎設為問辭應之曰天實右序有周矣

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

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明昭有周式序在位

王志長曰在位之序

如禮數有等命討有別皆依典式而施之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

箋肆陳也

于時夏

國中

允王保之

序時邁巡狩告祭柴望也

疏武王既定天下巡行侯國至于方岳之下柴祭昊天望祭山川周公述其事而為此歌左傳云昔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明此篇武王事也國語稱周公之頌曰載戢干戈明此詩周公作也○周禮春官鐘師以鐘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

一作韶

一作

夏納夏章夏

齊夏族夏陔夏鵞夏注云夏大也樂之大歌有九

箋云

樂歌之大者稱夏

又引呂叔玉云肆夏樊遏渠皆周頌也肆

夏時邁也樊遏執競也渠思文也又國語金奏肆夏

樊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也韋昭注云肆夏一名樊

昭夏一名遏納夏一名渠周禮九夏之三也

杜預左傳注同

二說不同

既曰肆夏一名樊矣又曰樊遏執競何也二說必有一誤

禮尸出入奏

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四方賓來奏納夏

毛牲曰今謂時邁為肆夏

不過因詩有肆于時夏之一語耳或云別自有樂章鄭司農謂九夏諸篇頌之類也樂亡而諸篇亦亡故

皮日休有補九夏歌劉敞鄭樵則直云九夏皆有聲無辭

陳氏曰此詩是告方岳以革命之事因時巡而震服諸侯故其詩與他廟樂不同○考武王在位止五年集傳引周制十有二年云云者蓋此詩本述武王巡狩事後王時巡因而皆用之耳○黃氏曰武王巡狩之事詩有時邁書有武成時邁告祭之樂章也武成識其故事以示天下後世也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此告祭懷柔之實也昭我周王天休震動此莫不震疊

之實也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此式序在位之
實也偃武修文歸馬放牛此非戢干戈櫜弓矢之意
乎建官位事重民五教惇信明義崇德報功此非求
懿德以保之乎

時邁一章十五句

此詩集傳
解甚明

執競武王

武王能持
自強之道

無競維烈

按無競與下不顯義同
皆反辭也箋云不強乎

其克商之功業若如集
傳解則下競當訓爭矣

不顯成康

傳不顯乎其成
大功而安之也

上帝

是皇

天以是
故君之

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

去聲

其明

音芒○
斤斤然

欽定四庫全書

詩經通義

三

為有周明德之君

鐘鼓皇皇

音磬管

將將

音槍

降福穰穰

音穰降

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

醉飽謂祭終而受福

福祿來反

李氏曰上

言祭時樂備而和故神降之福下言祭終而飲威儀益謹福祿所以日來而未艾也

序執競祀武王也

嚴緝此詩成康言成王業安天下

本毛鄭

歐陽氏以為

成王康王有室礙不通者鄧元錫曰昊天曰成王執

競曰成康于時成康未有諡不嫌也又安知二王之

諡不舉頌為稱乎○愚按朱子改序作祭武王成王

康王之詩竊反復求之難改者有五夫此詩之歌于祖廟者非時祭則祫祭也天子七廟廟各有主祫則羣廟之主咸入太廟三王並祭此何禮耶如謂舉功德之最盛者不應上舍文王而下逮成康其難改一也既曰祭三王矣頌武王僅二語不顯以下皆頌成康豈成康功德遠過武王耶其難改二也文武並受命開基之主祀文王有詩何祀武王獨無詩其難改三也此詩曰樊遏曰昭夏與時邁思文為三夏皆樂

章之大者昭王以後未聞繼周公作禮樂即有新聲
可以配九夏乎其難改四也周頌次第先後多不可
考如此篇定為昭王以後詩則是錯簡當移酌桓般
賚之末其難改五也夫不顯成康猶雖詩云文武維
后皆非舉諡為言也康侯見于易寧侯見于周禮寧
王見于大誥玄王武王見于商頌成王見于酒誥及
下武此詩所云成康其類同耳朱子之說本于歐陽
雖覺文從字順而其義則大有牴牾不若仍從毛鄭

之為安也陳啟源曰九夏見春官鐘師職若昭夏是
昭王以後詩周公安得預取為樂章使鐘師奏之哉
且集傳于時邁詩既取國語注及呂叔玉之說而于
執競又云此昭王以後詩不免自相矛盾

嚴緝箋以鐘鼓磬筦為武王祭廟作樂不可從陳氏
以為祀武王得之

執競一章十四句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

粒通

我烝民莫匪爾極

極即洪範所謂汝極

疏言民賴后稷復其常性

貽我來牟

愚謂貽我來牟與生民詩誕降嘉種同康成以為天貽之未嘗

不然但不必引赤鳥事耳

帝命率育

讀于逼反音域

無此疆爾界

按界當如字讀與下

時夏叶集傳叶訖力反不必從

陳常

常道于時夏

序思文后稷配天也

公羊傳郊則曷為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王者曷為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疏國語引周文公之為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則此篇周公所自歌與時邁同也黃氏曰生民為述

事之辭思文為告神之辭此雅頌之所以異歟

頌稷以文農功盛而文治始興也陳常道于中國即富而後教之說鄭解非是

思文一章八句

臣工之什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

此下皆無韻

來咨來茹

箋當來謀

來度于王之朝無自專蘇傳王既賜爾成法有所不知則來咨度以定之嗟嗟保介月令孟春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參乘保介車右也疏以諸侯耕籍勸農則此人與之同車而置田器于其

間常見勸農之事故勅之也愚按保介若云車右則介當如鄭云甲也高誘呂覽注保介副也介有佑助之義後說近之集傳則云農官之副長發云農官之正安在乃獨命其副乎○嚴緝諸侯歸國有王事有民事臣工者諸侯之羣臣百工所與共治其國者也故以王事戒之保介者車右之士載耒耜以輔君耕籍者也故以民事戒之
維莫之春
音暮按鄭箋周之季春于夏為孟春諸侯

說故以維莫之春為夏正三月
亦又何求
曹氏曰亦又何求言不可舍農事而他求也
如何

新畬

音余○毛云田二歲曰新三歲曰畬與爾雅說文異集傳從毛嚴緝新墾之田用力尤難故首問之

於音烏**皇來牟將受厥明**

嚴緝來牟二麥夏初即熟今已暮春新受天之明賜矣
明

昭上帝迄用康年

言天監有周至今常賜康年

命我衆人

陳啟源曰集傳衆人

甸徒也甸徒有二禮記祭義五十不為甸徒是四丘之甸所出長穀一乘之甲士步卒從君蒐狩者也周禮天官甸師徒三百人亦名甸徒用以耕耨王籍國語所謂庶人終畝者也朱子之意不知何指

序乃

錢剪鑄

音博起工鑄鉏屬也

奄觀銍

質音艾

文銍獲禾鐵也用

銍以刈禾曰銍刈治田之法耕用錢芸用鑄收用銍朱氏曰即來牟以為嘉穀之占又可卜豐年于後日當知錢鑄之用方勤而銍艾之收忽至豈可謂久而難待哉言豐穰之必然以勸勉之也

序臣工諸侯助祭遣于廟也

疏諸侯助祭于廟

○蘇傳諸侯朝正于王因助祭于廟按蘇說依鄭箋朝正見左傳

祭畢而遣之天子賓敬諸侯不直戒其身呼其臣以

警切之實亦戒諸侯也張氏曰先王深知禮義之本
原起于稼穡故于諸侯之歸首戒之以農事也先王
巡狩較諸侯之功罪其慶始于土地辟田野治其罰
始于土地荒蕪田野不治夫惟戒諸侯之事莫急于
新畬之勤制諸侯之賞罰莫先于土地田野之政則
先王之意可槩見矣○詩曰來咨來茹其為勅遣就
國之辭明矣若但為訓農官何與于頌耶周之先以
力農開國故因廟祭遣歸而以王家之成法訓之暮

春夏正建辰月也宗廟之祭皆用仲月則春祭宜在

建卯之月

周四時之祭皆用夏正仲月本春秋家咬趙之說

助祭而歸正及

莫春故告以農事不可緩也

此朱子初說見呂記

臣工一章十六句

噫嘻

曹氏曰噫嘻歎辭所謂吁嗟而求雨也

成王

成此王事

既昭假

音格爾

昭假見烝

民首章集傳云猶言格汝衆庶則脫却昭字呂記引朱子初說云昭格于爾上帝亦未安嚴緝引錢氏云爾語

辭又不成句法郝氏解爾指農官作倒句差妥當從之

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

疏傳云發伐也以耜擊伐此地令發起

爾

私傳上欲富其民而讓于下欲民大發其私田疏大田雨我

公田遂及我私是民意之先公也此云駿發爾私言不
及公是王意之讓下也盛世君民相愛之情如此集傳
云溝洫用貢法無公田故皆謂之私與毛說異愚謂惟
有公田故以私田別之不然豈得偏名為私哉陳祥道
據遂人職辨鄉遂亦制井終三十里箋竟三十里者一
田恐朱子之說未必然也終三十里部一吏主之計萬
夫之地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也言三十里者舉成數陳
啟源曰朱子以溝洫法論此詩本鄭箋也鄭因詩三十
里十千耦適合一川萬夫之數當是每三十里分為一
部設一主田之吏即詩所云農官也故引地官遂人文
證成其說似專指鄉遂貢法矣然疏謂萬夫乃四縣之
田六遂三十縣為七部猶餘二縣蓋與公邑采地共為
部何者遂人云川上有路以達于畿鄭云至畿則中有
都鄙遂人盡主其地是都鄙與遂同制此法故知其共
為部也據此則鄭所謂一川萬夫應兼鄉遂都鄙言井
田八家之衆亦在其內矣朱子專以溝洫言之祖鄭而

未究其指亦服爾耕十千維耦讀如儼古音魚矩反○箋于是民大事耕其私田萬耦同

時舉也說文耒廣五寸為伐二伐為耦吳澄曰遂人萬夫有川川上有路詩所云十千維耦終三十里者也遂人總九千二百一十六夫之成數故曰萬夫詩人總三十二里之成數故曰終三十里

序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也

按月令孟春天子以元日祈穀于上帝

注云郊祭天而配以后稷

為祈穀也此非冬至圜丘之郊

仲夏大雩帝以祈穀實

雩者祈雨之祭此其

樂歌也左傳稱凡祀啟蟄而郊龍見而雩啟蟄孟春

建寅之月也

按周歷啟蟄在寅月雨水在卯月至漢定太初歷方改雨水在前驚蟄在後見

左傳
注疏

龍見

蒼龍之宿
昏見東方

孟夏建巳之月也朱傳作戒農

官之詩非是說見前篇

王業之成莫先于務本故嗟歎而言曰我周家世勤
稼穡以成王業爾農夫亦既昭明感格于天矣我將
率之播厥百穀自是駿發以終畝服耕以齊力庶幾
天有豐年之賜乎所謂祈穀于上帝也嚴緝月令元
日祈穀之後天子乃躬耕帝籍故言率時農夫以張
本也言駿發爾私不及公田為民祈也郝敬曰祈穀

不言有年者人事為先不敢必其福應也豐年稔黍則于報言之○爾雅田畯謂之農夫是典田之官也郊稷祈穀之時田官在焉曰爾私曰爾耕乃對田官之辭也三十里為萬夫之田故知此云農夫者必田官也

噫嘻一章八句

振詩

詁振自振其羽也

鷺于飛于彼西雝

韻會

辟廡之廡通作雝

○箋白鳥集于西雝之

澤喻祀宋之君有潔白之德來助祭周廟
朱子曰先儒多謂辟廡在西郊故曰西雝

我客戾止亦

有所容在彼無惡

去聲

在此無數

讀丁故反音妒陳第曰古數與射通並音妒○

二句集傳本鄭箋錢天錫曰為勝國之遺易起猜嫌在革命之際易生厭薄○無惡無數謂在本國在王朝人皆愛敬之也陳止齊說以庶幾夙夜讀如裕以永終譽惡屬客數屬我不可從

序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

二王之後與三恪不同辨詳余讀左日鈔

朱子曰振鷺詩都無告神之語恐是獻助祭之臣古

者祭祀每一受胙主與賓尸皆有獻醕之禮既畢然

後亞獻至獻畢復受胙如此禮意方接續至唐時猶

然黃光昇曰正祭時未聞有獻助祭諸臣之樂歌統

于尊也祭後歸賓客之俎獨留同姓燕飲二王之後
不在意是他日燕飲歌此詩愚按如黃說則此詩當
班之于雅矣古者諸侯來朝見于祖廟見則必與于
助祭此詩或是初來朝時作列之頌者以其陳于廟
中也謂助祭時所獻則未必然

振鷺一章八句

豐年多黍多稌

音杜○爾雅郭璞曰今沛國呼稻為稌

亦

按亦服爾耕亦

大集傳于此云

助語辭詳其文義鄭解為優孔云亦與奕音義同故鄭訓為大今字書不云通用

有高

廩萬億及秭

音姊 浴履反

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

曹氏

曰洽百禮非特言祭祀而已
養耆老享賓客亦在其中

降福孔皆

讀舉里反音几

序豐年秋冬報也

陳氏曰噫嘻祈之于春夏豐年報之于秋冬是一體
之詩序于祈曰上帝而報不言者省文耳按鄭氏以
報為嘗烝據詩云烝畀祖妣也然載芟祈社稷亦曰
烝畀祖妣豈亦祭宗廟乎潁濱云報謂秋祭四方冬
祭八蜡朱子因之云此秋冬報賽田事之樂歌蓋祀

田祖先農方社之屬也此說得之且與序合

朱克升疏義謂

集傳初本作穀始登而薦于宗廟報賽田事乃其
改本又辨說譏小序為誤及為集傳仍用序說 ○

蘇傳豐年載芟皆非宗廟之詩而曰烝畀祖妣何也
以為所以能進享先祖者皆方蜡社稷之功也

豐年一章七句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虞

音巨

崇牙樹羽

東京賦李善注引毛

傳云置羽于桷上以為飾也疏牙即業之上齒置羽者
置之于桷虞之上角按虞者立于兩端桷則橫入于虞
其桷之上加以大板曰業業側著于桷桷又刻應大射
為崇牙牙即業之上齒也崇牙之上樹五采羽禮應

鞞在建鼓東取應和田箋當作鞞鞞音盾小鼓先引縣平鼓之義是應為小鼓也周禮注為大鼓先引縣聲鼓

明堂位周人懸鼓懸鞞音桃○磬頌磬笙磬也陳暘鼓懸而擊之大鼓也鞞即發鼓磬曰應笙之磬謂之笙

磬應歌之磬祝尺叔反圉書作致○疏樂記有控揭之謂之頌磬祝音祝文與此祝圉為一徐光啟曰

祝之制中虛聲之所出以虛為本也既備乃奏讀如簫圉之制中實聲之所止則歸于實也

管備舉以上六句與首句聲字叶與嗶嗶厥聲肅雝和鳴先祖是聽平聲

我客戾止永觀厥成以上五句與次句庭字叶

序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釋文本或作合乎太祖箋合者大合諸樂而奏之

疏周公作樂成合諸樂器于太祖之廟奏之不因祭

祀朱子曰通言先祖也孔氏以為始作大武之樂

蘇傳

嚴緝同○陳啟源曰春官大司樂以六舞大合樂注謂編作六代之樂而此箋亦云大合諸樂則序所云始作樂是始作大武所云合乎祖是以大武而與諸樂合奏之也疏謂經止說周之樂器當獨奏大武合樂者合諸樂器非合異代之樂恐不然○郝敬曰禮曰凡釋奠必有合

也凡大合樂遂養老此則始作樂而已非為釋奠養老也

有瞽一章十三句

猗

音與平聲

漆沮

傳漆沮岐周之二水按今豳岐止有漆水而諸書多兼沮水言之不可強通辨

詳嚴緝潛按毛云潛摻也本爾雅其積柴水中有多魚有

鱸音有鮪音委音鮪音條音鮪音嘗音鰓音鰓音以享以祀讀如以介景

福
徧讀
如

序潛季冬薦魚春薦鮓也箋冬魚性定春鮓新來薦獻之者謂于宗廟

月令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

季春薦鮪于寢廟此其樂歌也

彭氏曰祭時九州美味莫不畢具然樂歌必言其所興之地取所產而薦之者示不忘本亦思其所嗜之

意也王志長曰知三星在罍為凋殘之狀則知潛有多魚為豐預之徵頌于廟宜矣

潛一章六句

有來雖雖

與公叶

至止肅肅相

去聲

維辟

音壁

公天子穆穆於

音鳥薦廣牡相

去聲

予肆祀假

大也

哉皇考

讀音口

綏予孝子宣

哲維人

蘇傳先王之臣有與祭者故此稱宣哲維人焉

文武維后

古音戶○箋以文德武功

為之君

燕及皇天

音吞

克昌厥後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既右

烈考

讀如口

亦右文母

讀滿彼反音米○此詩俱隔句用韻

序雖禘大

音祖也

箋太祖謂文王也疏經云假哉皇考又云文武維后
是皇考為天下之人君明非后稷故知謂文王也此
祭文王則于禮當諱而經云克昌厥後者詩書不諱
故無嫌烝民四方爰發亦此類也辨說祭法曰周人
禘嚳而郊稷又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及太祖之廟
而七周之太祖即后稷也禘嚳于后稷之廟而以后
稷配之所謂禘也

按鄭氏謂帝嚳者祀昊天于圜丘而以嚳配之也王肅則云大祭于

廟而以饗為祖之自出夫周人之廟至稷而止又推而上之曰稷生于姜嫄乃立姜嫄之廟曰先妣姜嫄帝嚳妃而特立廟是嚳無廟矣無廟則無主無主則無以禘無廟則無所禘將禘于后稷之廟是以父而下食于子孫之廟非禮也潁濱致疑于此故詩傳非肅而取鄭然鄭說禘郊相亂斷不可從愚謂周人之于嚳蓋以天事之也天無廟而南郊則設主配之以稷是等嚳于天也稷嚳無廟而大禘則設主配之以稷是等嚳于天也何等嚳于天祭法又曰周祖文王而春秋家說三年喪何不可哉

畢致新死者之主于廟謂之吉禘

春秋閏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

公是禘一名而二祭也今此序曰祭太祖則宜為禘

嚳于后稷之廟矣而其詩之辭無及于嚳稷者若以

為吉禘于文王則于時不協

武王嗣位十三年伐紂後為天子詩稱天子穆

穆其非免喪之祭甚明

當是武王祭文王而徹俎之詩後乃通

用于他廟耳

集傳云皇考文王也烈考猶皇考也

呂記禮不王不禘周

所以王天下得行禘禮于太祖者皆文王武王之功

也故成王于禘之時推其得禘之由播之樂歌以告

太祖曰大哉我皇考武王綏予小子以已成之業其

臣克宣克哲其君允文允武所安者上及于皇天用

能昌大後人居王位而行禘禮而茂膺壽祉焉是皆

武王之力而文王太姒之所右助也

王氏曰皇考武王也烈考文王

也毛傳云文母太姒也東萊主此說

豈予小子所能致哉文武雖同建

王業而武王實得天下故歸功之言詳于武王而卒章則本之文王太姒焉閔予小子之頌曰於乎皇考永世克孝故皇考者武王之稱也烈考與父母相配為言故烈考者文王之稱也郝敬曰禘行于太祖之廟追祀太祖所自出之帝而下逮羣廟之主即大裕也合饗曰裕先公先王皆在詩獨言皇考者歸功始

禘之人以周之有禘自武王始也猶商頌五祭皆言
湯以商有天下自湯始也序云太祖者后稷也詩云
孝子者成王也皇考烈考者武王也文母者邑姜也
稱天子辟公廣牡相祀者表大禮也鄭氏以太祖為
文王朱子因之謂是武王祀文王之詩夫文王穆考
世室主稱太祖則后稷何加焉武王未受命雖有王
祭禮樂未興周公成文武乃制禘作雖故其辭亦頗
似武王語耳鄭氏謂禘與祫殊禘三年祫五年禘大

于四時而小于祫此緯書之說也夫祭未有大于禘者矣禘帝也三王始祖皆古帝之苗裔王者追祭始祖所自出之帝故曰禘非審諦昭穆之謂也遠祖格則羣主咸集故曰祫商頌濬哲亦禘也徧及羣公先正即祫也禘惟合饗故其禮重魯僭禘春秋論語譏之未言禘上有祫也○愚按集傳謂此武王祭文王之詩若是武王祭文王詩中不應有克昌厥後語直斥其諱歌于太祖之前則無嫌此亦序說當從之一

證也。烝民四方爰發，方可援詩書不諱之例。又按郝氏解大畧，祖東萊，惟烈考文母小異耳。烈考指武王，毛傳本有此說。武王無競，維烈，故稱烈考。洛誥云：光烈考武王。立政云：揚武王之大烈。其明證也。烈考既屬武王，則文母自可屬邑姜，不必以違古注為嫌也。至于禘祫之分，諸儒尤為聚訟。今世所尊信者，謂禘祭不兼羣廟之主，以其疏遠，不敢褻此。趙匡伯循之說也。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此張純答光武問之說也。然

稽之經典實無明文惟曾子問云祫祭于祖為無主

祫祭則廟
虛而無主

而不及禘王肅謂禘祫皆殷祭舉祫則禘

可知未見禘不合食也公羊文二年傳云大事者何
大祫也五年而再殷祭楊氏謂三年一祫五年再祫
猶天道三年一閏五年再閏于禘祭無與也鄭康成
臆揣為禘祫相因之論又妄據春秋魯禮及緯書以
文致其說其謬可勝辨哉

辨詳文
獻通考

及考禮記大傳則

禘祫本一祭而異名大傳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

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

諸侯不敢禘但祫于太祖之廟

大夫士

省于其君干祫及其高祖

省察也干與也大夫士不敢祫必有大勛勞見察于

君乃得與祫四世及其高祖

致堂胡氏謂王者禘其所自出之帝

為東向之尊其餘合食于前此之謂禘諸侯無所自

出之帝則于太祖廟合羣廟之主而食此之謂祫天

子禘諸侯祫大夫享上下之殺也所謂不王不禘者

也魯侯國當用祫而以賜天子禮樂得行禘禮故春

秋論語言禘不言祫也

左傳疏鄭玄解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左傳無祫語則祫

禘止是一祭故杜預以審諦昭穆為禘明其更無禘也其說與大傳合程子說禘祫亦與大傳同朱子論語注不用若王制所云春禘夏禘又云天子祫禘祫嘗祫

烝又云諸侯禘一牷一祫又云諸侯禘則不禘禘則不嘗其言紛錯殺亂莫可依據蓋王制乃漢儒雜采傳記為之非孔氏之舊也今觀詩序雖禘太祖也而歌皇考文母長發大禘也而歌相土武王與與祭之阿衡則禘祭之合饗羣主明矣知禘祭之大饗羣主則禘祫非二祭復何疑乎郝氏之說頗似駭俗深得

大傳之旨故特著之

雖一章十六句

載見

音現辟壁

王曰求厥章

載見始見也當踐阼之初故來求禮儀法度而遵奉之朱

氏曰先王者法度之所從出而宗廟者又禮法之所從施也

龍旂

疏交龍為旂諸侯所建

陽陽

曹氏曰陽陽色之鮮明也七月我朱孔陽

和鈴

疏和亦鈴也釋文有鈴曰旂左傳錫鸞和鈴昭其聲也注

鸞在鑣和在衡鈴在旂動皆

央央

雉

音槍通作

曰有鸞鄭云金飾貌集傳云聲和按說文槍玉聲也雉革安得有槍音惟纏搯其上者以金為之曰金厄其聲

所觸或如玉之鳴有

休有烈光

見

同昭考也武王

以孝

鷩蓋指金厄言也

以享以介

也助

眉壽

陳啟源曰

疏以孝享眉壽通為一事

國之歡心也享者外備其物也所謂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介眉壽者祭畢而受嘏也所謂小大稽首

使君壽考也三者皆以祭言而義微別

永言保之思皇多祜

音戶

烈文辟

同上

公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

讀如古○徐光啟曰以介壽而下三句一韻秦人

功德碑本此○陳啟源曰綏以多福安諸侯以多福也俾緝熙于純嘏使之繼續廣大其純嘏也李氏此解本

于箋疏而緝熙義較長朱子初說以為均福于諸侯意本同後復更其說與烈文錫茲祉福同解未見其勝愚

按天子受福曰大嘏魯頌曰天錫公純嘏是諸侯亦為大嘏也

序載見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

蘇傳烈文言成王即政諸侯助祭此言始見武王廟

其成王未即政歟○郝敬曰武王年九十三崩

見禮記

成王年十三即位

見世史

此詩乃初朝見諸侯率以祭

武王廟之樂歌也孔氏惑于明堂位七年即政之說

以此為七年後成王即政作蓋據洛誥周公誕保文

武受命惟七年彼謂成王七年周公留洛耳

依孔氏書傳

非謂七年前成王非親政也十三歲即位而又七年

則二十矣乃始朝見諸侯乎

載見一章十四句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

讀如姥。傳殷尚白亦周也。疏先代之客亦得如王朝自尊所尚。

也有萋有且

疽上聲。傳萋且敬慎貌。集傳云未詳何。楷曰萋且儀物之甚盛也。大雅葦葦萋萋。

與籩豆有且

敦音堆。韻會云追亦治玉通作敦。

琢其旅

疏敦琢治玉之名。謂以治玉之

法擇人也。何楷曰旅陳也。

即庭實旅百之旅。雕琢為治玉而禮器有束帛加璧之文。正言助祭時事。則知萋且

之即為束帛敦琢之即為加璧也。此說亦通。

有客宿宿有客信信

爾雅宿宿再宿也。信

信四宿也。

言授之絜以絜其馬。薄言追之左右綏之。

追送也。于微子

去王使餞送之左右之臣又與燕飲安樂之此箋義也。韓奕詩韓侯出宿而顯父往餞蓋古禮如此。集傳解左

右為無方本賴濱之說于義為短

既有淫威

陳啟源曰毛云淫大威則鄭申之謂用殷正朔行其

禮樂如天子也呂記嚴緝俱載什方張氏說以淫威為誅伐武庚事此最為無識不知呂嚴何以取之周家忠厚待人其命微子也但勉之以踐修先烈並無猜防之意豈于其來朝無故舉亂亡之禍以傷其心哉○淫威集傳云未詳或曰即等威之威統承先王降福孔夷與修其禮物乃等威之大者亦不出毛鄭意

之福甚易

序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

疏序言見于祖廟必微子受封後來朝而助祭也王者崇重先代之後故于其來朝祖廟作詩美之振

鷺作于始至有客作于將歸玩詩辭可見

有客一章十二句

於

音鳥

皇武王無競維烈

義與競同

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

武受之勝殷遏劉

遏劉訓止殺如武成所云以遏亂畧李氏曰大武之意在于止戈大武之

詩在于止殺也王志長曰非允文不足以開

者音指定爾

功

釋文者毛音指致也鄭巨移反韓詩音同疏引曲禮六十曰耆嚴緝汲冢周書及史記皆載武王告叔旦

曰惟天不享殷發之未生至于今六十年據此則武王正以耆歲伐殷康成云老年乃定汝之大功其說是也

愚按左傳兼弱耆昧杜預注致討于昧則耆當訓致明矣禮記言武王九十三而崩則伐紂非耆年亦明矣然

嚴說自有據
今並存之

序武奏大武也

箋大武周公作樂所為舞也張氏曰武以奏之冠者

舞之朱子曰春秋傳以此為大武之首章

辨詳後

大武

周公象武王武功之舞歌此詩以奏之禮曰朱干玉

戚冕而舞大武是也然傳以此為武王所作今觀篇

內已有武王之諡則其說誤矣曹氏曰孔子語賓牟

賈以武樂始于總干而山立終于周道四達禮樂交

通豈止于武功而已哉季本曰樂記始奏以文復亂
以武孔氏謂樂有文舞有武舞其入廟也必先文而
後武故祭統曰及入舞君執干就舞位冕而總干率
其羣臣以樂皇尸通典序此于九獻之後蓋樂舞之
節如此○左傳楚子曰武王克商作武其卒章曰卒曰
章者周頌以一句為一章一人倡三人和者定爾功其三曰賁為第鋪時
繹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桓為第綏萬邦屢豐年篇
次與今不同杜預注謂楚樂歌次第按周頌皆止一

篇左氏云云疑未正樂以前其篇次如此耳

武一章七句

詩經通義卷十一